

伊 索 寓 言

訂 正

伊索寓言

372

卷 8



文學組第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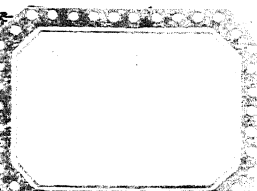
谷 訖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高 等 小 學 校 用 書

正訂 最新修身教科書 四冊 每本二角
 正訂 修身教科書詳解 一、二、三、四冊 每本一角五分
 經訓 教科書 四冊 每本一角
 經訓 教科書教授法 四冊 各二角半
 正訂 最新國文教科書 前四冊 每本二角
 正訂 最新國文詳解 八冊 每本二角五分
 正訂 簡明國文教科書 八冊 每本二角五分
 正訂 簡明國文詳解 八冊 每本二角五分
 教育部 審定 共和國氏新讀本 二冊 每部一元
 鄭 蘇 戡 書 千 字 文
 又 南 唐 集 字
 中國 歷史 教科書 二冊 每部一元
 正訂 最新 中外 地理 教科書 一、二、三、四冊 每本一角五分
 最新 中外 地理 詳解 四冊 每本角半
 正訂 萬 國 輿 圖
 正訂 中 國 地 圖

每本二角
 每本一角五分
 每本一角
 各二角半
 每本二角
 每本二角五分
 每本二角五分
 每部一元
 每部一元
 每本一角五分
 每本角半
 每本五角五分
 每本五角



正訂 理科教科書 四冊 每本二角
 正訂 理科教授法 四冊 每本五角
 正訂 最新筆算教科書 四冊 每本二角
 正訂 最新筆算教授法 四冊 一元五分
 珠 算 教 科 書 四冊 每部六角
 算 法 二冊 每部一元
 農 業 科 書 一、二、三、四冊 每本一角五分
 商 業 教 科 書 一、二、三冊 每本一角五分
 部 定 毛 筆 畫 帖 六冊 每部一元
 部 定 筆 習 畫 範 本 學生用 六冊 每部一元
 教員用 一冊 每部四角
 部 定 鉛 筆 畫 帖 六冊 每本一角
 部 定 鉛 筆 畫 範 本 六冊 每本一角
 部 定 手 工 教 科 書 教師用 一元三角
 部 定 新 撰 唱 歌 集 三冊 第一本 一角半
 體 操 教 科 書 第二本 二角半
 每本五角

序

伊索產自希臘距今二千五百有餘歲矣、近二百年、哲學之家、輩起於歐西、各本其創見、立爲師說、斯賓塞氏撰述、幾欲掩蓋前人、命令當世、而重蒙學者、仍不廢伊索氏之書、如沙的士、如麥生蒙、如沙摩島、如可踢安之人、咸爭以爲伊索氏產自其鄉里、據爲榮顯、顧古籍淪廢、莫獲稽實、獨雅典有伊索石象存焉、相傳伊索冤死於達爾斐、達爾斐數見災眚、於是雅典始祠以石象、然則昌黎之碑羅池、神柳侯之靈、固有其事耶、伊索爲書、不能盈寸、其中悉寓言、夫寓言之妙、莫吾蒙莊若也、特其書精深、於蒙學實未有裨、嘗謂天下不易之理、卽人心之公律、吾私懸一理、以證天下之事、莫禁其無所出入者、吾學不由閱歷而得也、其得之閱歷、則言足以證事矣、雖欲背馳錯出、其歸宿也、於吾律亦莫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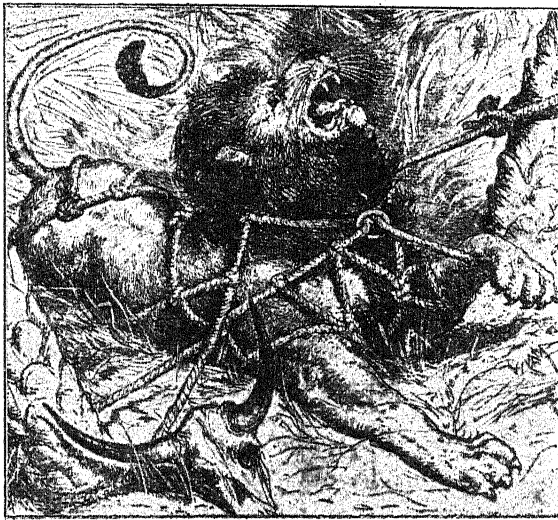
所遁、伊索氏之書、閱歷有得之書也、言多詭託草木禽獸之相酬答、味之彌有至理、歐人啟蒙、類多摭拾其說、以益童慧、自余來京師數月、嚴君潛伯玉兄弟、適同舍、審余篤嗜西籍、遂出此書、日舉數則、余卽筆之於牘、經月書成、有或病其書類齊諧小說者、余曰、小說克自成家者、無若劉納言之諧謔錄、徐慥之談笑錄、呂居仁之軒渠錄、元懷之拊掌錄、東坡之艾子雜說、然專尙風趣、適資以侑酒、任爲發蒙、則莫逮也、余非黜華伸歐、蓋欲求寓言之專作、能使童蒙聞而笑樂、漸悟乎人心之變幻、物理之歧出、實未有如伊索氏者也、余荒經久、近歲尤耽於小說、性有所愜、亦能莫革、觀者幸勿以小言而鄙之、

光緒壬寅花朝閩縣畏廬林紆序於五城學堂

希臘名士 伊索寓言

有獅臥於叢莽、山鼠逸過、觸其題、獅怒、將撲殺鼠、鼠曰、能勿抵吾以罪、必報公、獅笑釋之、已而獵者得獅、繫以巨絙、鼠審其聲爲前獅也、嚙系而斷之、獅逸、鼠追呼曰、吾嚮幾膏公牙、公以爲縱我者、縱鼠耳、今知獅亦有獲報於一鼠者耶、公此後請勿鼠我矣、

畏廬曰、處勢據權、思一人而忽獲其報、此間有之事、然權勢方盛、積仇積忌、而圖所以報者、不甯可慮耶、故小人之念私恩而報者、其積私仇、則亦



必報之矣。

就乳之羔、失其羣、遇狼於水次、狼涎羔而欲善其辭、俾無所逃死、乃曰、爾憶去年辱我乎、今何如、羔曰、去年吾方胎耳、焉得辱公、狼曰、爾躡吾草積、實溷吾居、羔曰、爾時吾方乳、未就牧也、狼曰、若飲澗而汚吾流、令吾飲不潔、羔曰、吾足於乳、無須水也、狼語塞、徑前撲之曰、吾詞固不見直於爾、然終不能以語窮而自失吾哉、嗟夫、天下暴君之行戮、固不能不鍛無罪者以罪、茲益信矣、

畏廬曰、弱國羔也、強國狼也、無罪猶將取之、矧挑之耶、若以一羔挑羣狼、不知其膏孰之吻也、哀哉、

驢行野、聞草蟲鳴、悅焉、而欲效其聲、問曰、爾食飲何屬、而鳴如此、蟲曰、亦飲露耳、驢審飲露善、乃去芻而露飲、積十日、驢死、

畏廬曰、驢之不能爲驥、脫見驥而學之、猶曰、從其類也、露飲之物、殆辟穀導引者倫、以血肉之軀效之、安有不死、故欲變其術以自立於世、必當追躡强者之後、若湛於虛寂、適足自斃其身、

狼搏獸、而骨硬其喉不能出、懸賞購能出其硬者、鷺應募至、入喙狼喉、骨出狼愈、鷺責諾、狼怒嚼其齧曰、爾試審天下安有探首狼吻、而能完其首以出、則狼之善君、所值已不貲矣、胡仍責償、嗟夫、天下爲兇人謀、能不爲所陷、爲願已足、安可責之以常理、

畏廬曰、凶人以殺人爲利、猶強國以滅國爲利、不審其包藏禍心、而厚結以恩、將終爲其所覆、彼心豈知有利而已、甯省所謂邦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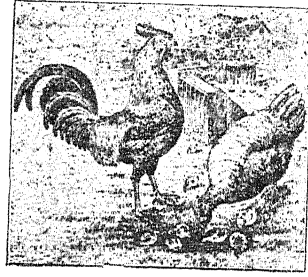
有一父而育數子、迨長不相能、日競於父前、喻之莫止、思示之以物、萃則成、睽則敗、令諸子合羣、一日取小竹十餘枝、堅束而授諸子、令折之、

諸子悉力莫折，父乃去束，人授其一，試之果皆折，父喟曰：爾能同心合羣，猶吾竹之就束，匆遽又焉能折？若自離其心，則人人孤立，人之折爾易耳。

畏廬曰：茲事甚類吐谷渾阿柴，然以年代考之，伊索古於阿柴，理有不襲而同者，此類是也。夫歐羣而強，華不羣而衰，病在無學，人圖自便，無心於國家耳，故合羣之道，自下之結團體始，合國羣之道，自在位者之結團體始。

蝙蝠夜飛，觸壁而墜，爲鼠狼所獲，蝠乞命於狼，狼曰：吾性與羽族爲仇，蝠曰：吾雖善飛，前身鼠耳，非羽類也，狼釋之，已而復墜，更爲他狼所得，蝠復申前語，狼曰：吾最惡鼠，蝠曰：吾固鼠，然今蝠矣，因而復免，嗟夫，因變而全身，此幅蓋智者之倫也。

雄雞率雌飲啄，抓地出寶石，其光瑩然，雞顧而歎曰：爾出世苟遇其主，



必以處寶石者處爾、俾爾得自副其爲寶石者、今
遇我、直不如一粟、

畏廬曰、以寶石之貴、求貴於雞、乃不如一粟、然則名
士處亂世、自命固寶石也、能不求貴於雞、始無失其
爲寶石、

燕與烏遇於林間、而各炫其美、烏詆燕曰、爾羽榮於春、寒至則瘁落、吾
羽凌寒益完、殆吾勝、燕慚而去、

畏廬曰、燕羽雖經冬瘁落、燕種不因此而亡、且燕之飛行、日萬里、其力猛於
鐵路、烏鳥飛鳴榆槐之間、分固不足以晒燕也、男子亦自葆其萬里之志耳、
鄉里之評論、甯在所恤、

羣獸野集、立獅爲王、王獅自明性善不虐、且甚愛其類、猝攫之、亦勿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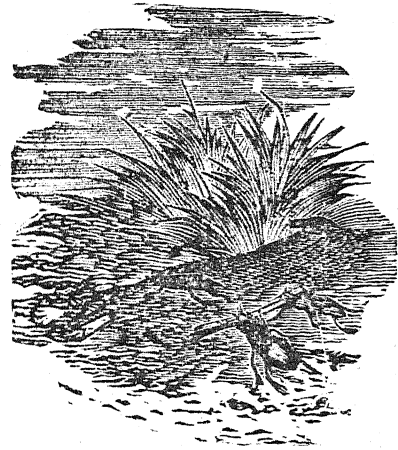
獅既卽位、馳檄四方羣獸咸戾、約曰、今後羊也、隸狼、山羊也、隸豹、鹿也、隸虎、兔也、隸狗、並居無忤、若友焉、兔見而歎曰、余之期此非一日矣、大王令果行、則弱者均足自保矣、其果然耶、

畏廬曰、今有盛強之國、以吞滅爲性、一旦忽言弭兵、亦王獅之約衆耳、弱者國於其旁、果如兔之先見耶、

畜狗之家、主人啟關出行、狗臥適當其闌、主人叱曰、爾倦而梗吾道、吾今行、具已飭、胡不吾從、狗徐起而搖尾曰、主人、吾一身耳、何時不可行者、觀此則食人食而惰人事、往往委過於人、其自視又焉得過、

畏廬曰、天下非英雄、不能引過、彼食人食而惰人事、固有所謂自全之道、足以塞責者、故國家非行政之善、督率之勤、不足以立懦人、

冬蟻出曝其夏取之粟、他蟲饑過其側、乞粟於蟻、蟻曰、而胡爲不儲糧



於夏、蟲曰、吾方嚮夏風而歌、蟻笑曰、君當夏而歌、則亦宜乘冬而眠矣、胡言饑、

畏廬曰、平日不儲才、事集求才、平日不練兵、亂起徵兵、均非善謀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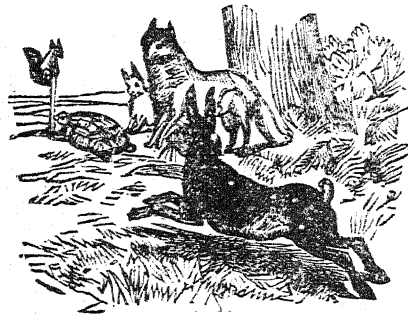
燒炭之翁、治炭於山中、一日遇業漚者於道、炭翁請與同居、俾各省其家費、漚者曰、吾漚以白爲職、奈何與治黑者同居、卻之、

畏廬曰、小人之溷人、其始必餌人以利、求免其溷者、當屏其餌、

童子捕蝗於野、大得蝗、有蠍伏其次、童子將並捕之、蠍出其鉤示童子曰、爾試近我、匪特莫能窘我、將並爾所得蝗、亦將盡失之矣、

畏廬曰、蝗害稼、蠍螫人、在律均宜殺、然捕蝗者衛稼耳、蠍不害稼、科以見行

之律、則無罪、欲誅小人、株連於其事外者、恆召其噬、



兔晒龜曰、爾縮其足而行、紆其狀甚醜、龜曰、爾自侈其行、如御風、然鬪疾或不吾勝、兔大笑、乃示龜以徑途、立表於三里之外、爲之的、延狐爲監、約先及表者勝、於是龜兔咸舉足行、而龜行甚緩、嚮表而進、未幾至其的、兔自信行疾、知龜無能爲、假寐於道周、以爲寐醒、而龜行仍莫至、既醒、逐龜、而龜已前至、睡移時矣、

畏廬曰、聰穎自恃者、恆無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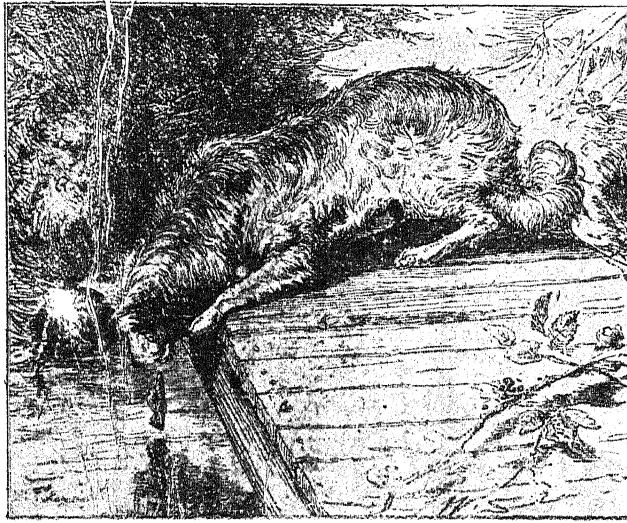
漁者漁於澤、暇則治樂、甚精、挾簫及罟、至海濱、下罟、據石吹其簫、以爲魚當聞簫而自躍於罟、迨久、俟莫獲一魚、置簫投罟、魚乃大獲、且爭躍

於罟中、漁者曰、爾乃大悖、吾吹簫娛爾、乃不一至、吾置簫而大獲、何者、

畏廬曰、所操與所求歧、焉能獲、一置簫、則志專於魚矣、學者志學而別有所挾、宜其窮老而莫得也、

犬得肉、經溪橋之上、沈影水中、以爲他犬也、水紋蕩、見其肉大逾己肉、乃自棄其肉、獰視水中之影、將奪之、遂並失其肉、

畏廬曰、貪人無厭、終其身均沈影水中也、



犢車過狹巷而陷其轍、御者惶急、目其車而呼神、神聞號而至、戒之曰、

肩而軸、鞭而牛、車脫險矣、焉待呼我、而惟致方於能盡之地、始大有驗、憚其勞而哀我何益、嗟夫、人惟自求助可爾、待人而爲、雖神猶不爲庇、而況人耶、

鼯生而盲、一日告其母、自詡能視、母鼯欲證其不能視之實、乃取檀香之屑、陳其前、問之、鼯曰、石也、母鼯歎曰、爾盲其目、且並盲其鼻、

畏廬曰、以新學之明、證舊學之闇、自知爲闇、則可以嚮明、若居闇而侈明、未有不爲一鼯者、

有牧於叢蔚之地、而亡其犢、四詞莫得、祝曰、神孰能知吾犢所在、請殺羔酬神、一日跨小阜、見巨獅方噬其犢、牧者大恐、更祝神曰、吾嚮言得犢酬羊、今求犢得獅、將并亡吾身、神更庇我者、吾當不愛吾犢、且殺犢祀神矣、

畏廬曰、牧者以犢爲命、至忍殺犢、怵於禍也、嗚呼、天下愛命之人、甯舍其所牧者衆矣、

麀謂其母曰、母軀壯於狗、走疾於狗、且吾父有角以自衛、乃畏狗彌甚、何也、母鹿曰、吾均知之、特吾聞狗聲輒震、盡吾力所能及、必趨避之、觀此則積餒之人、雖力助之、又惡能益其勇、

畏廬曰、以主客之勢較、主恆強於客、今乃有以孤客入吾衆主之地、氣醜懾人、如驢之懾鹿、志士觀之、至死莫瞑其目矣、敬告國衆、宜各思其角之用、

驢與狐友、誓相爲衛、一日同履郊坰、偵食、遇獅於野、狐徑謂獅曰、吾請助公得驢、以易吾死、獅陽許之、狐引驢投之深穴、意以獅戀驢、必且同陷、吾得以逸、獅見驢陷、知不復脫、因先斃狐、始徐步以取驢於穴、

畏廬曰、此事類因果之說、實則非也、狐之陷驢、己以機啟獅矣、獅觸機亦立

啟其殺狐之機、蓋物理應爾、若云因果、彼司命者、安能簿錄其事、日日逐人之後耶、

人寘蜜隱處、而覆其蓋、流蜜被地、蠅羣集爭入、其足並翼而膠之、死蠅無算、蠅垂死羣相詬曰、吾輩乃大愚、圖一蜜而喪其軀、是尋樂而趣禍也、故天下之至樂、從辛楚而得者、其樂永、且無禍、



畏廬曰、小人未始無悔禍之日、獨其悔恆在事後耳、人謂小人樂死於禍、冤哉、

野獸鱗集、爭詔誰之多子、質於雌獅、曰、君一胞、得子幾也、雌獅笑曰、予每育一耳、然其生也、卽爲獅、天下貴產、不以數爭、安有以多寡定貴賤者、

畏廬曰、支那莫審衛生之術、嫁娶旣早、而又苦貧、故得子恆羸、歐西人、量力

而娶、娶則能育、胎教及保嬰之術、在在詳審、故其民魁碩精悍、寡夭折之禍、其種不必盡獅也、然其對支那人固獅耳、

蛇方冬而蟄、田者得之、而憐其殭、置之腹上、蛇蘇、齧田者、毒發、田者死、垂死言曰、吾施德及於惡物、吾死顧不宜乎、天下博愛之人、不能使陰毒之小人、反而爲善、甯在一蛇、

畏廬曰、陰毒之人、固不足憫、然無素而引爲心腹、託以性命、此事雖墨子不爲、吾友韋生、哀一瘟丐、就而診之、遂以瘟死、并死其妻與女、彼瘟丐非蛇也、第其毒足以死人、韋生樂善、猶田父也、其死狀與田父埒、正坐無素而託以性命耳、

有人挾獅並行、途次爭勇、偶經石人象前、象持絙綰獅、狀至雄厲、乃指而示獅、詔人之能、獅曰、此象出諸人爲、故爾、果獅能製象者、亦狀獅以

縛人矣。

畏廬曰、唐宋史書、矜言功者、每自張大、以唐宋有史、匈奴諸種族之史、中土不能譯也、中史之矜功、卽縛獅之石人、故事不兩證者、恆不得實、

柿樹與蘋果之樹競美、荆棘處鄰園、進而語曰、二君競美、胡爲凡人自視無不以爲美者、吾若自美其美、亦何詎不若君、二君休矣、

畏廬曰、快意人宜防冷眼、

田父種稻、以巨網羈其上、因大得鸛、一鶴亦處其中、鶴脛觸網折、乞命田父曰、主人赦我、君試審吾足折、而血液淋然、後焉爲盜、吾且非鸛、蓋鶴耳、吾性孝、君更視吾羽、何類鸛者、恃此求道、吾死、田父大笑曰、爾言固善、然吾科爾罪、實與鸛等、鸛死、爾焉得生、故天下之物、不可舍其類而自比於賤族、

畏廬曰、鶴之自辨非鶴、其心固鄙、鶴之非偶、特恨其集田之時、偏自偶於鶴、彼鶴固自謂鶴、鶴之辨、辨之在己、而行事之類、鶴則又未之計、嗟夫、不辨諸事、而但辨諸心、彼人焉能鶴汝耶、

有羣呼於山之巔者、鄰村怪之、以爲遇眚也、爭趨視之、至乃見衆逐鼠、天下有以小物而訑衆心者、此耳、

畏廬曰、人心懾虛而易動、故登高者不呼、是說與禮合也、

人熊自表於獸中曰、吾仁獸也、匪特無甘人之心、卽陳死人、吾亦莫敢遽卽焉、狐笑而復熊曰、願公甯甘死人、

畏廬曰、熊惡尸而甘生人、猶鶴之不食腐魚也、凡人明置其所不嗜者、而求遂其所嗜、人方以廉予之、惡知其屬意別有所在耶、是言明理者咸辨之、不必桀黠如狐、而始覺之也、

龜曝日中、與海鷗語身世、謂無傳吾翼以飛者、鷹過而聽之曰、吾能挾爾於青冥之上、爾且何以報我、龜曰、能爾、吾將竭紅海中沈祕之寶、舉以酬君、鷹曰、諾、爪龜而升、上出於九天、陡落於萬峰之巔、龜乃碎其甲、龜垂死言曰、吾死分耳、吾泥行且紆、胡爲造九天而登之、彼雲霄與吾胡屬、而必欲至之、天下之人、欲酬其不可必得之欲、安得不碎甲以死、

畏廬曰、求獲於分外者危、

有狐陷於罾井、百計莫出、羊渴而思飲、臨井見狐、謂曰、泉甘乎、狐佯爲笑悅、盛道泉甘、招羊而下之、羊救渴忘溺、委身果下、渴止、狐始語以陷深莫出、乃交議脫險、狐曰、君舉其前足抵罽、俯其首、吾將梯君之背而登、吾出則必脫子於阨、羊諾、狐登、躍而卽上、旣出而跳、羊大詈於井中、狐臨語之曰、爾老而悖、設爾腦紋多逾其鬚、則必預思所以圖出者、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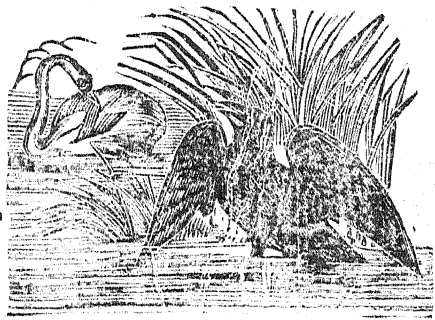


由得爲吾愚、爾此後求飲於井、當先
審而後入、

畏廬曰、小人與人無仇者、亦無必害
人之心、獨其可以害己者、則必移害
於人以活己、故智者恆不樂與小人
共利、

夜中牧人思烹羊、佐朝饗、啟圈取羊、誤得狼殺之、狼圖食、乃反見食於
人、哀哉、

畏廬曰、章惇之誤入黨人、小人之幸也、狼之誤入羊圈、小人之不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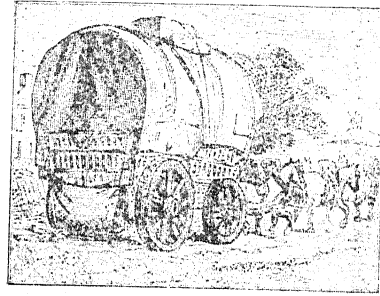
最黑之鳥、見雁羽、悵然將去其黑、因念雁羽白、必浣水而潔、乃舍其得食之地、卽水中濯之、百濯莫變其黑、烏終不悟、遂委頓死、彼烏也、乃思易其天質、以求逞於世、胡可得哉、

畏廬曰、此非爲嚮學者言、殆爲安分者言也、

鷓中喝求水、見人圖杯水於店壁、不計其爲畫也、銳前而就之、觸壁折其翅、因見獲、鹵莽之夫、去聰塞明、殆求水於壁杯者乎、

畏廬曰、冒利者智昏、

一獅處深山之中、悅山家女郎、將偶之、其父畏噬、以術愚獅曰、吾願婿汝、若能如吾約、則聽汝、汝能落而牙、去而爪、則好事近矣、獅如約、更泄



門請婚、父知其失爪與牙也、以巨椎斥去之、

畏廬曰、嗜慾中無英雄、

笨車載重行野、用多驢拽之、軸大鳴、迴語其輪曰、爾胡鳴、吾輩任重、爾享吾成、宜鳴者吾耳、爾胡鳴、嗚呼、天下能任重者、固不鳴者也、

鶴大集於麥隴、田父揚其帶以祛之、鶴知帶之不爲害也、仍止而食、田父綴石於帶末、用以擊之、鶴多死、乃呼其羣曰、彼麥方熟、防之甚至、吾當他適、彼愛其所藝、安能飽我、且彼心非徒冀我之避也、不逃將及、天下巽語之弗動、繼且繩之以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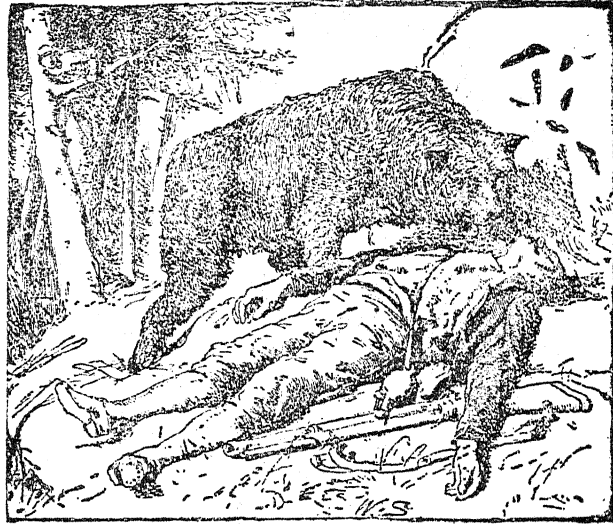
獅老莫能搏獸、思以術得獸、乃處穴而陽病、且使羣獸盡悉其爲病者、獸果集而哀之、獅起撲、盡果其腹、凡獸視疾者均無免、一狐知之、亦臨

存、去穴絕遠而立。獅曰：狐來！狐來！吾病良已，爾胡遙立者？曷前就我？狐



曰：敬謝大王，吾見泥上行迹，入就大王之居，乃未見其返者，卒不入，嗚呼！人能以人之被患爲戒，其智者之所爲乎？

狐見取入檻，銳出而斷其尾，醜之，思以術掩其醜。一日，大招其類，請皆去尾。且曰：去尾較前美，亦無曳塗之患。一狐起於曹中，曰：君苟非自醜其失尾，又甯合衆而議去其尾，喪尾之狐乃大慚。



嗟夫、患難至、交情見、

有人足跡四周天下、既遊而返、盛誇其能、自言遊倭漏支時、能健跳極

畏廬曰、一事不便小人之私、雖亡國
覆軍、亦甘心行之、狐之求衆去尾、所
求固未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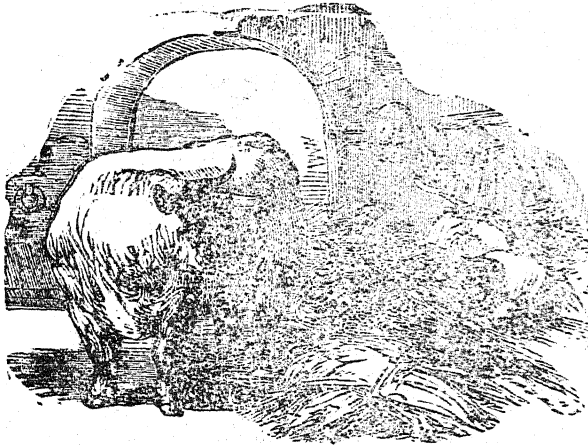
二人同行、遇熊於道、其一攀樹而登、
翳葉以避熊、其一攀樹莫及、佯死於
地、熊嗅其身殆遍、其人閉氣如尸、熊
忌死人、久乃去、攀樹者下、笑語之曰、
熊附君耳、何語、對曰、熊戒我勿與畏
死者爲友、遇難不相扶攜、而先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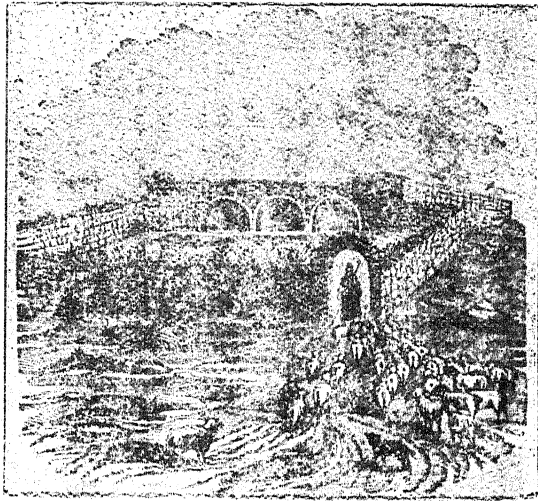
遠、此時無人能逾吾高者、可取倭漏支之人爲吾證、時有一人曰、勇哉壯士、若技果確者、何待取證於倭人、今更健跳以試其技、此地亦倭漏支耳、

畏廬曰、操僞券以訟者、其中恆列死人之名爲證、而訟卒不直、如此類是也、

狗席藁臥、而吠牛之過、以爲將喪其草、牛語其輩曰、彼夫也、殆爲己者也、據草莫食、又不以予人、何也、

畏廬曰、藁固莫利於犬腹、而據之足祛一身之寒、牛一得之、藁無餘矣、此美洲所以力拒華工也、





牧人得亡羊、而收合其羣、抵暮次角、趣羊歸、羣羊皆行、而亡羊不習其聲、弗行、牧人怒、取石碎其角、欲沒其羊、不令歸屬主人、且語亡羊曰、見主人慎勿言、亡羊曰、吾雖不言、而吾角固若能言者、凡事不能謾人、則慎勿謾也、

伺之、知其爲瘞金處也、竊掘以去、瘞金者亡金、大哭、掣其髮、鄰翁慰解之曰、君勿悲、第別取一石封識之、以代前瘞之金、則此石之娛君者、其用亦與金等、以君之處此金、固未嘗責金之用、等無用矣、此石又何詎

不如金、

畏廬曰、中有所恃者、雖舍金樂也、若無恃而但恃金、又焉能舍、彼吝者之擁金、敵衣菲食、其中泰然、正以多金爲泰、猶賢者之泰於道耳、代爲思之、亦頗有滋味、故吾一生憐錢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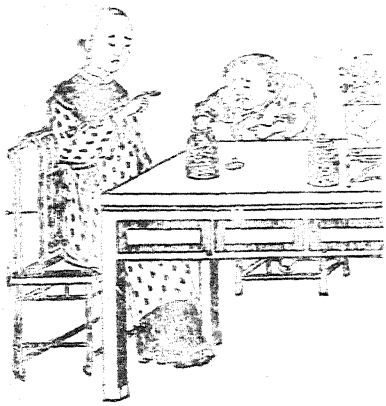
豚與山羊及我同圈、一日畜豚者取豚、豚大啼、山羊及殺責之曰、汝胡鳴、主者常執吾二人、吾二人未嘗鳴也、豚謂殺曰、主人執君翦其鬣耳、取山羊者、取乳也、吾今見執、殆欲吾命耳、

畏廬曰、不知禍者、未嘗以得禍爲苦、故人見決囚於市、恆欣幸之、痛不涉己也、若設身處之、則樂禍之心、必少殺、

羣蛙之國無君、遣使求君於木星、木星之神、授以巨木、令君蛙國、木墜於大浸、觸水浪湧、羣蛙盡潛、已見木浮水弗動、乃稍出聚登其上、既而

以爲木之爲君蠢蠢然、無人君之度、復上踐於木星之神、請更立君、木星授之以鱔、鱔亦不能君、蛙復請、木星怒其瀆、遣鷺鷥臨王其國、鷺鷥既泣國、乃盡食蛙類無遺噍、

畏廬曰、前尹謹愿、則後尹必暴烈、正以習而玩之、遂以張其怒也、殺民無遺噍、固酷矣、然吾科其罪、則重在乎前之縱之者、



一瓶實粟滿中、兒童入手瓶中、飽取之、拳不得出、童不忍舍、栗出拳、怒而大哭、保母謂之曰、若能少取、則拳出矣、奈何貪多、栗、而以一拳括之、宜其不得出也、

畏廬曰、人之求利也、利未至、已虛構一美滿之量、謂皆爲己所應得者、一不售其貪、

則呼愴甚於喪禍、使能操之以約、則利長存、亦無爭奪掣肘之虞、不其泰乎、蛇穴於週廊之下、一日出齧其主人之子、立斃、主人主婦大悲、明日蛇出、主人以巨斧伺之、蛇疾行、僅斷其尾、既而主人防蛇之復也、修好於蛇、以餅及鹽、置其穴、饗蛇、蛇微語之曰、自是永無和時、蓋吾見斷尾、則必仇君、君思子、亦必仇我、天下安有積仇於心、而能不圖復者也、

畏廬曰、有志之士、更當無忘國仇、

獅病渴臥穴、鼠旋其耳與頸而窘之、獅怒振其毛、且按穴取鼠、狐過而調之曰、君獅也、詎畏鼠、獅曰、吾詎畏鼠、吾蓋怒不率之子弟、乘長者之憊而弄之、侵人自由之權、可罪也、

畏廬曰、小人難防、

樞人長日刷馬不倦、而竊取其芻、馬曰、君欲澤吾毛乎、則甯多我以芻、

累刷胡爲者、故天下事貴求其實、

畏廬曰、綠營軍帥、以軍律律其下、進退拜跪、咸如禮、而餉儲則多實軍主之、
橐、舉軍咸能言者、而無一敢言、吾以爲愧此馬矣、

騾夫挾一驢一騾、載重行遠、一畜行坦、悉忘其負之重、及登高、則蹶、驢
請騾分重以登崎、下則還其重、騾不答、驢不勝任、斃於路周、騾夫取死



驢之負悉載之騾背、並增之以死驢之皮、
騾大窘、言曰、吾罪良自取、設吾預分驢之
責、驢且不死、吾何由載其物、且兼載其皮、

畏廬曰、懷國家之想者、視國家之事、己事
也、必爲同官分其勞、若懷私之人、方將以
己所應爲委之人、甯知是爲公事、固吾力

所宜分者、故雖接封聯圻、兵荒恆不相恤、援往往此覆而彼亦蹶、則雖有無數行省、直無數不盟之小國耳、哀哉、

有人畜一驢、並畜一小狗、狗之毛甚澤、驢則處櫪、亦豐其芻、狗絕黠、主人時撫其背、凡赴席無不將餌以飼狗、狗大跳躍媚主人、主人愈悅、驢雖得芻、然任重行遠、私慨身世、因遷怒於狗而嫉之、一日脫銜、衝入主人之室、跳躍衝冒、一如狗之媚主人、且入主人之懷、出舌舐主人之手、觸几案翻而肴核盡覆、家衆大駭、恐主人困於驢、因出械驅驢、返其櫪、筆楚已垂斃矣、驢大歎惋曰、此誠吾罪、吾胡爲不甘心力作、吾又胡不得如狗之寵於主人、又奚爲不安爲驢、

畏廬曰、圖分外者恆取辱、

羣特合謀、欲滅屠家、以屠之生計、均特死路也、約日舉事、爭礪角以殺



屠、中有一牛老矣、久於田作、乃抗言曰、屠者固殺我、然殺我時、其術甚工、刃中吾要、未嘗留餘痛以苦我、爾如覆良屠之家、則異日吾輩就死劣屠、瀕死之痛、當逾百倍、君輩試計、屠者果盡殲、彼世人遂徹牛餐乎、幸勿求免常罹之毒、而易其百倍之酷、

畏廬曰、中國人當一力求免爲犍、歐西無良屠也、

牧童牧羊於近村、大呼狼至、村人爭出、實無狼、如是者三四、牧童大笑、已而狼果至、牧童驚號曰、衆來衆來、狼食吾羊矣、聲既咽、救者莫至、謂其謊也、狼知無援、遂盡羊

羣而去、世之善誑者、雖語其實、人亦將不信之矣、

長廬曰、此驢山之覆轍也、然余固見之矣、同里某茂才小病輒號、且出遺囑、久之家人亦弗信、茂才果以病死、妻子竟不一前、誑之爲禍如是哉、

賣鹽者將驢至海濱、馱鹽歸、必絕溪而渡、半渡時、驢跌、既起、鹽被水消、賣鹽者復引驢至原處載鹽、而重倍前時、驢至溪、佯跌、既起、鹽復大消、驢得意而鳴、以爲心之所欲者獲酬矣、賣鹽者知驢詐、復驅而之鹽所、不市鹽而市海泡、驢至溪、仍跌、既起、海泡受水而肥、重逾鹽十倍矣、噫、驢再行詐、其所負者亦倍重而酬之、

畏廬曰、小人之行詐、僅能一試、再試則人備之矣、然詐人者、固以受詐者爲不覺也、因而所失者倍於所得、故天下之人、惟詐乃愚、惟愚益詐、

有狗潛躡人後、而齧其跟、主人惡之、以鈴繫項、警人、犬轉以得鈴爲榮、

出於於街衢、獵犬語之曰、爾勿榮爾之繫鈴、蓋主人表爾項、將使人人備爾、如防毒物、嗟夫、惡人之播其穢、彼轉以爲知名於天下者、如此狗耳、

牧者暮收其羊、見羣中雜數山羊、圈之、明日大雪被野、不能出、乃儉飼己羊、而豐其芻於山羊、冀令合羣於己羊中、迨雪融出牧、山羊見山狂進、牧者追詈之曰、是絕無情、風雪中飽吾芻、既飽遂逸、山羊願語之曰、吾卽爾薄己畜而重我、我審爾爲人矣、爾昨善我、異日更得新羊、爾之薄我亦必如是、舊友之不臧、何新之圖、

畏廬曰、觀此似漢高以王者供張款九江者過乎、旣王而復誅之、果如山羊之言矣、究竟牧之厚芻、利羊之肉、羊之懷詐、全己之命、以機感者以機應、此不能喻君子之交道也、

有中年之人，髮已作灰色矣，而眷二婦，其一少艾，其一嫗也，嫗自愧乃以衰年近少壯，欲拔其人黑髮，而留其蒼者，其少婦則又惡以身事老人，欲去其髮之蒼者，而留黑，於是來往於二婦之間，竟禿其頭，故世人欲周旋於二姓，而圖其各愜，則愜者其誰歟。

畏廬曰：吾見縣官之難爲也，制軍曰可，中丞曰否，方伯曰可，廉訪曰否，左右視均莫敢忤，其能調護融洽之者，能吏也，故惟有孔穎達能牽合毛鄭之說者，乃許作經疏，惟此禿頭人能調和二婦之間者，乃許作良有司。

病鹿臥於藁草之上，其友集視之，每來必嚙其待病之草以去，病鹿遂死，其死也，失其餘草也，世人與鄙人友，恆多損而少益，童子之手，觸於毳草而痛，歸語其母曰：吾輕犯此草而痛逾常，何也？母曰：此卽爾所以受痛也，凡草毳者，輕觸之則傷，重握之，反不爲害，然則

遇事當審所以盡其力矣。

畏廬曰、不善御下者傷威、故子產治鄭以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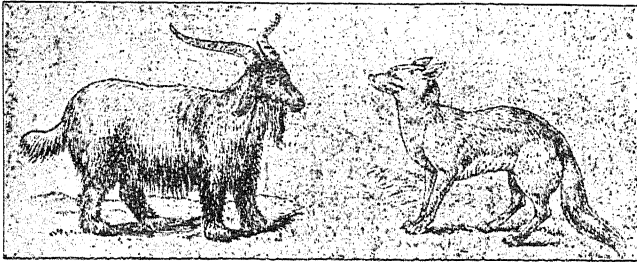
星卜之家、夜輒占星、一夜登子城、竭其目力、而誤入於塹、被傷而號、一人臨塹視之、知其爲占星也、乃曰、恃哉翁也、爾竭其目力注天、乃不一俯其地、何也、

畏廬曰、物蔽於近、

狼語羊曰、吾與爾何仇、動無消釋之日、且狗屢衛汝、吾甫卽爾、而狗已嗥、爾若去衛遣狗、則吾亦善爾矣、羊悅、聽狼而謝狗、狗去、狼食羊、

畏廬曰、亞父逐項籍亡、輔之不可徹也、如是、

貓見病鳥處巢、遂變服爲醫生、左執杖、右挾藥囊、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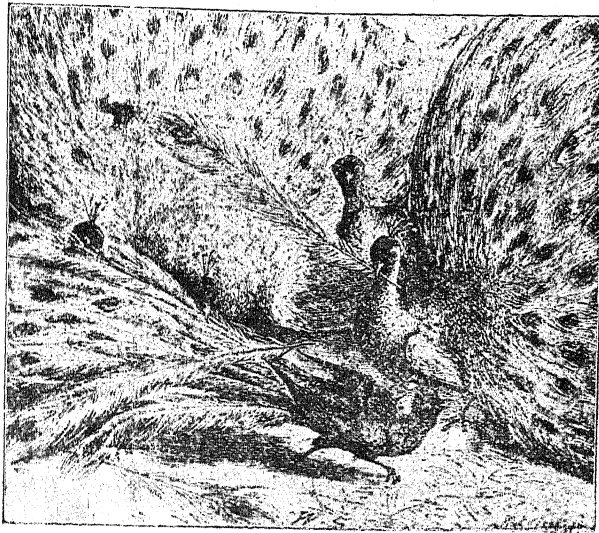


業素精者、臨巢言曰病若何、苟延我、當瘳、鳥拒而謝曰、吾舉巢無病、君

欲瘳我、先遠吾門、

畏廬曰、無因至前、餌我以利、須防其有所圖、

有傳聞木星之精、將冊立一鳥爲羽族王、尅期集鳥羣、惟其美者之擇、鴉自審其醜、乃遍覓深林之中、竊他鳥落羽、聚飾其身、期至、鴉亦廁選人之列、木星將謀冊之、羣鳥大譴、爭拔其羽、迨脫、仍一鴉耳、



畏廬曰、飾無爲有、縱善支厲、當時知其無長據之理、然必以是欺人者、重利

昏其智也、小人之敗露、豈嘗自咎其悖、亦委之數與命耳、以爲天命屬我、何至於敗、嗚呼、此所以終身無免辱之日、

羔乘屋四囑、無能害之者、狼適過其下、羔俯詈之、狼仰視、陰怒而陽尊之、曰、君辱我、我已聞、然君無罪、罪在所乘之屋、觀此則弱與強競、弱者果得其時與地、強者亦無如之何、

畏廬曰、貴勢難恃、以所據之勢、本非我有也、一旦勢失、我之權力仍無足以抗人、未有不爲人所齟齬、故必明於強弱之分者、始安分、

盲嫗欲矐其目、與醫約曰、明則酬貲、仍盲則否、議既、醫日臨視、然每至必竊嫗物、再三至、嫗物蕩矣、嫗目旋矐、醫操券索酬金、嫗見喪其家物、意醫所爲、堅不予酬、遂質之理、嫗曰、醫言吾目明能燭物、則予酬、然吾審吾目仍盲也、以吾目盲時、尙能審吾家所有之物、今明矣、何一物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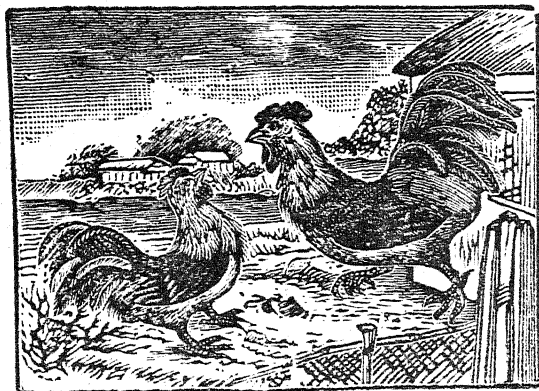
得見，是吾猶盲耳，何酬。

畏廬曰：事有需小人而治者，然奏功以後，小人或不得賞，以彼處置公事，時雜以貪心，試其饒吻，爲人所輕賤，往往功成而攻者四起矣。嗟夫，有其才，無其守，雖功猶罪焉，矧無才而專以貪著耶。

牛飲於池，踐小蛙斃之，母蛙索子不得，問其他子，他子曰：死矣，比有歧蹄巨獸，踐斃之，母蛙吹氣而膨，其腹問其子曰：彼獸之巨何如我，子蛙曰：止矣，母勿苦，母必如是者，移時將裂其腹。

畏廬曰：母蛙固愚，勇氣足尙也，子蛙固智，學之適增長奴隸之性質。

老圃垂死，將策其子以勤，如其生時，乃呼而近榻曰：吾家葡萄之圃，有隱藏，宜善視之，老圃既死，羣子爭掘其圃，殆滿，莫得所謂隱藏者，而明年葡萄大熟，售倍常時，土見掘，葡萄根舒，受糞而果肥也。



畏廬曰、此趙氏之常山寶符也、趙氏不得符、而得國、圃子不得藏、而得葡萄之熟、善詒謀者、往往如是、

黃犢憫青牛作苦、意甚不忍、已而秋穫、青牛脫轡而嬉、見黃犢縛而卽廟、將椎以饗神、青牛笑語之曰、爾卽爲今日、故終日暇耳、

畏廬曰、美疢不如惡石、

二雄雞相鬪、欲爭隙地爲栖、其一敗而飛逝、潛伏於陬、其勝者、乘墉鼓翼而鳴、鷹盤空見之、疾攫而去、伏雞始出、遂止其地、於是地屬敗雞矣、

畏廬曰、此語足餒勇者之氣、以國角國、當力

求其勝、至於飛禍、不在所料者、勇者不計、若曰求爲敗雞之倖獲、甯復足取、戰馬百戰而羸其軀、久乃挽磨於農家、因自怨憫、語磨人曰、吾曾臨巨敵、主者摩吾脊及尻、且日刷吾毛片、今處此、甚鬱鬱耳、磨人曰、否、泰有時、勿憶前事、

畏廬曰、男子處困、首貴養氣、一涉怨望、易生乞憐之心、一乞憐、非男子矣、騎士厚秣其馬、臨敵恃馬如命、師還、則易以糠粃、且令載巨木以苦之、他日復臨敵、笳鳴軍出、騎士被馬以甲、自亦披甲據鞍、馬不勝二甲之重、踣於道、謂騎士曰、主人今日宜步出矣、主人嚮以吾神駿之身、乃驢畜之、今片晌間、安能反驢於馬、

畏廬曰、觀此足悟駕御英雄之法、凡斬賞吝爵之主、均不足與成大事、

四肢議叛其腹心、相謂曰、吾儕日見役於彼、耳我、目我、手我、足我、無不

如志、而彼中據、如如無動、何也、遂叛、腹心之號令、一不能行、竟委頓死、耳目手足、亦相隨焉、

嫠婦日潔其寢、役二女奴、日課二奴雞鳴起、二奴苦之、殺雞令失其晨、主人既喪雞、愈患其忘曉、夜未央、起促二奴矣、

畏廬曰、取巧者適自斃、

葡萄既熟、其囊實漿纍纍然、有山羊過其下、嚙其蔓斷之、葡萄語羊曰、彼獨無青草乎、然吾復仇亦不遠矣、吾旦晚將釀實爲酒、酒熟、爾已爲牲、吾必瀝爾之面矣、

畏廬曰、葡萄即不見食於羊、其終必爲酒、山羊卽不仇葡萄、亦斷不能自免於爲牲、歐人之視我中國、其羊耶、其葡萄耶、吾同胞人當極力求免爲此二物、奈何尙以私怨相仇復耶、



猿跳舞於百獸之中，羣悅其能，立爲王。狐潛嫉之，真肉獸陷，引猿蹈其機。語猿曰：吾覓得穴，實物滿中，留俟大王，苟得之，可儲爲國用。猿悅，蹈機，見陷。大罾狐曰：爾蠢蠢如此，乃欲王百獸。

畏廬曰：此媚嫉者之常態，然猿之取戾，不在蹈機時，而在僭王時也。

最美者，吾將重錫之。於是猿率其子至，其容充然，意必見賚於太歲之星。方猿以子入覲，衆皆笑之。猿曰：余不知太歲之星，將錫吾子與否，然

自吾目中觀之、天下之美、未有逾於吾子者矣、

畏廬曰、人人溺愛、往往未肯自承、此猿諒也、

鷓遇隼而懼、請鷹爲衛、延鷹入其居、旣入、撲殺羣鷓、禍烈於隼、蓋鷹一日所殺者、其數埒於隼之一年、嗟夫、人病求藥、而藥之毒、乃轉烈於病、

畏廬曰、託衛非人、其足自害者、尤甚於外侮、

豬龍與鯨鬪、方酣戰、波浪動天、小魚出巨浪中語曰、二巨公若許吾居間者、吾必使二公息爭、豬龍曰、吾輩大鏖兵、誰死誰生、甘焉、安能以小輩與吾事、

燕方春、依人而巢、營於會鞠之堂、一卵數子、蛇食之都盡、燕歸大哭曰、吾在客之苦、甚於人哉、此間訊鞠之堂、凡人有冤、皆得申理、而我獨否、顧不哀哉、

畏廬曰、不入公法之國、以強國之威凌之、何施不可、此眼前見象也、但以檀香山之事觀之、華人之冤、黑無天日、美爲文明之國、行之不以爲忤、列強坐觀、不以爲虐、彼殆以處禽獸者處華人耳、故無國度之慘、雖賢不錄、雖富不齒、名曰賤種、踐踏凌競、公道不能稍伸、其哀甚於九幽之獄、吾同胞猶夢夢焉、吾死不瞑目矣、

河流下駛、而浮二盃、一銅一瓦、瓦盃哀銅盃曰、君且遠我、苟觸我、我糜碎矣、且吾固不願與君同流也、故天下之友、惟同其類者乃親、

畏廬曰、鄰國固宜親、然度其能碎我者、亦當避之、

牧人捕得狼雛畜之、既長、縱之盜他羣之羊、狼受教審、益長其神智、語牧人曰、自君教我、我始知盜、願君慎之、不爾、君亦將自亡其羊、

畏廬曰、使貪使詐之言、中國之宿癥也、質言之、矚小人者、萬無幸、

蟹語其子曰、兒何由橫行、苟直趨、不其美乎、小蟹曰、母言良確、設母能直趨者、吾必能效之、母試趨不果直、故教人者必以身、

二女同產、一儷圃、一偶陶、其父一日至圃者之家、存其女、並問所業、女曰、吾健業亦豐、然吾日惟望雨耳、雨集則果樹花蔬當彌盛、父更至陶者之家、女獨喜晴、晴則范土易燥、父乃謂其女曰、若兄望雨、爾獨祈晴、戾其應而同其願、吾固無如何耳、

畏廬曰、明制國有大役、恆勅甲乙兩大臣、以爲正副、然甲所區畫、事或戾乙、乙所部勒、勢又蔑甲、均之皆私意也、因而下僚奔走調停、然意嚮旣歧、事亦中敗、嗟夫、彼儷圃偶陶者女耳、以一父之力、不能劑二女、矧下僚之事上、父耳、謂一子乃足劑二父耶、私之足以害公也、如是哉、

童子竊同學者之書、歸獻其母、母旣弗怒、且勵以他日當更盜之、子他

日果盜衣、母仍勵之如前、其子浸長、乃盜人寶貨、見獲、反翦就刑、母隨至刑所、搏胸而哭、其子呼母耳語、遂嚙母耳、母哭詈其子曰、忍哉、子曰、吾方盜書時、母能止我、我又焉至於此、

畏廬曰、教童子無他長、先語以立志、立志在先、辨人已之物、

有老人受傭於人、伐薪於深谷、且肩入城市賣之、一日倦而止於道、因卸其負、請助於鬼、而鬼伯果至、薪者曰、舉吾薪、肩吾肩、

畏廬曰、怠惰不自勉者、祇有終身說鬼話耳、

老松一日笑荆棘曰、爾材何庸、獨不羨吾能爲棟樑乎、荆棘曰、傷哉、君也、君試想斤斧之臨、將求爲吾而不可得矣、嗟夫、貧而泰、所以勝於富而危、

畏廬曰、材而不求大用、乃反羨其最無用者、以自韜匿、吾國莊生、正本此旨、

然隱淪也、吾甚願支那有才之男子、甯受斧斤而成棟樑、勿效荆棘、槁死於無人之墟、

有人購得黑奴、人謂之曰、奴黑殆積垢耳、苦主不爲之滌而潔之、其主
違其言、歸而濯奴、且刷之、奴凍且死、而終不變其黑、凡物既涅其骨、則
所泊之肉、其色又焉能白、



鼠窟地而居、出與蛙友、蛙一日戲鼠、自以
絙繫鼠足、而並繫已足以示親、且邀鼠於
田、竊食人稻、既稔、漸趨於池、蛙見水而嬉、
忘鼠之繫、鼠不能游、遂淹以死、尸出水面、
其絙猶繫蛙足、鷓過其上、攫鼠尸、而蛙隨
以升、乃並果鷓腹、

畏廬曰、用長厚以友輕薄、長厚者恆受輕薄之累、吾推彼輕薄之意、何嘗有必害長厚之心、特遇事不審而行、禍人因而自禍、故遇少年跳盪者、切勿與共事、

狼見窘於狗、病創弗出、羊適經其側、狼就羊乞水、曰、若能得水濟我、我不特免其渴、亦足於肉、羊曰、吾進水於君、亦將並進其肉矣、不答而去、天下行詐以愚人、雖愚者亦審、

嫗嗜酒、覓得一故瓶、瓶蓋夙儲佳釀者、嫗嗅其餘馨、曰、旨哉、吾不知釀此者、一何美也、凡物處於極美之地、雖久故、其足以動人者恆在、

畏廬曰、循吏去、善政存、善政卽儲釀之瓶也、後人聞其餘馨而心醉、願不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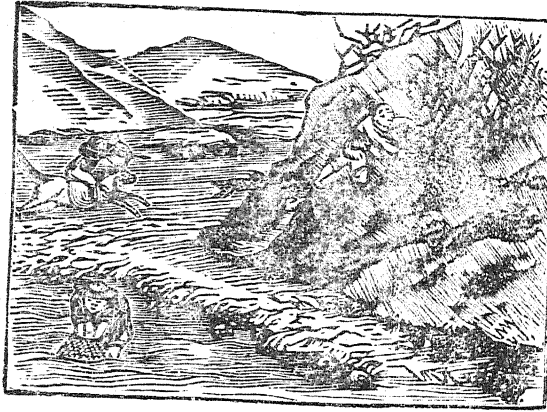
一人傷於瘦狗、求醫國中、其友知而語之曰、爾創重、須以麪包抵患處、

令宿血漬其上、反以飼狗、創當愈、其人笑曰、若此者、正所以致羣犬之嚙矣、天下以美酬酬兇人、正足導其爲惡、

獵者罷獵、將狗而歸、遇漁者負筍於背、獵者思魚、而漁者又甚思獸、乃謀交易其所有、自是遂以爲常、其鄰見之曰、設二君恆如是、將並失其交易之樂、後且必各匿其所有、不更相易矣、

畏廬曰、朋友聞聲相思者、其意實親於故交、既見則寢日爲尋常之交、漸狎則相輕矣、故肝膽之用、不輕擲於常人、匪特自貴、亦無凶

終隙末之禍、



鴉啣肉止於樹杪，狐過而欲得之，仰頌之曰：君軀既壯，而羽復澤，設發聲更美，則洵爲羽族之王。鴉聞而欲斥之，甫發聲，而肉脫，狐疾取之，復語鴉曰：吾友，爾聲美於腦。

畏廬曰：處小人勿暴怒，怒則失著。

媼婦畜羊，將剪毳以易錢，又不求諸善翦者，自出刀治羊毳，而時損其肉。羊嘶曰：主婦何爲窘我，設出吾血，可以增毛之重，則無妨創吾肉，若必索吾命，則屠者在爾。若但取毳於吾，何不求諸善其業者？天下費小者小得，未有惜費而能得者也。

驢登屋而舞，碎人瓦無算，主人升屋擒之，楚撻不止。驢曰：昨猴舞於上，主人笑矚，今撻我何也？嗟夫，愚人而自忘其分，其受撻亦將如驢矣。鹿困於狗，犇而匿牛廄，用草自覆，牛語之曰：爾胡自投求死？鹿曰：吾侵

君之居、君固不歡、然吾得間卽逝、迨夜、牛奴入飼牛、且多人往來牛樓之側、均無覺、鹿自慶、且謝牛曹、牛答曰、君險尙未脫、吾不敢賀君、吾主人蓋能聚百目於一眶者、至恐不能貸君、言已、主人果至、相度四隅、視其草曰、是何少、且牛薦亦稀、牛奴安往、蛛網積屋隅而不理、何也、四矚徬徨、見鹿角挺出於藁間、乃呼奴捉鹿、而殺之、

畏廬曰、能吏之精覈、初無必殺人之心、然事事嚴其網目、爲奸利者、往往無心爲其所得、此類是也、

一人飼二狗、一守一獵、獵歸、主人恆以殘兔之首飼守者、獵狗怒、詈之曰、是吾辛苦所得者、爾乃坐享吾成、守狗曰、爾勿詈我、當咎主人、彼詔我未嘗以獵、第令坐享人餘耳、故教令之不善、不能咎其子弟之情而坐食、



野驢與獅盟、同搏獸於野、獅曰、吾多力、驢曰、我善馳、已而皆出、恣其所獲、大得獸、獅爲宰、分死獸爲三積、指其一曰、吾王百獸、此積爲王祿、又指其一曰、此其一與君侶獲者、爲吾分所當享、又指其一曰、是宜與君、然君不歸我、則足以禍君、君休矣、凡人大權者、必有專享之利、

畏廬曰、強國之鄙弱國、豈特驢耶、不謀獨立、而曰聯某國、聯某國、即予我三積、安有一積之得、北宋聯金以擯遼、噬宋者即金、南宋聯元以斃金、滅宋者即元、其證也、

獅遊於海溼、見豬龍昂其首、獅請盟、曰、鱗族、君王之獸族、吾王之、無何、

獅與兕鬪、請助於豬龍、豬龍據水不能陸、獅惡其寒盟、豬龍曰、君無嘗我、當咎天、彼之王我、王水國耳、未嘗許我得志於陸、

鷹蹲於高巖之上、伺兔、射生者射之、洞胸、鷹仰翻、見箭羽、喟曰、此羽蓋吾族耳、矢人用以節矢、今乃洞吾胸乎、故人於臨難之時、往往自明其失、正以其所失者、足以增其痛也、

鳶病且死、語其母曰、母勿傷、亟以祈神、神或福我、母曰、世何神足以庇汝者、汝思神所據壇、何者、汝不攫其俎上之肉、故人於患難之時、斬人之助、非納交於平時、無濟也、

天方署、獅與野彘均渴、同飲於小湫、爭飲而鬪、疲而據地息、見鵬鸚之屬、盤於空際、將伺其斃、而甘其肉、獅與彘大悟曰、吾今且息、吾鬪、勿自斃、以果彼腹、

畏廬曰、此鷓蚌之喻、淺而易曉者、

羣鼠聚穴、議禦貓、俾貓來有所警覺、時議論者衆、一鼠獨曰、必貓項繫鈴、行則鈴動、卽恃此爲吾警、主議者悅、詢何人能以鈴授貓者、座中莫應、

畏廬曰、決大計於淺人、已誤矣、又合無數不臧之謀夫、令其人各措一策、安得善著、每見發至難之議、不自省其能至與否、而但責他人爲之、其智均鼠智也、嗚呼、鼠智又安與決大計、

鹿眇其一目、凡喫草於岸、恆以不眇之目嚮官道、備人與狗、用其眇目嚮水、一日漁舟過、以槍斃之、瀕死歎曰、吾備行道者偵我、乃不意水行者、竟有以盡吾命也、

畏廬曰、物不足動人求者、雖露積無害、否則嚴扃堅鑰、而可求之象、恆躍然

於外、矧此鹿日引身以近人者耶、

黃鼠狼日與鼠鬪、輒勝、鼠敗而懟、以爲無將、且師行無律、乃謀練兵、立大將、部署既定、與黃鼠狼挑戰、大將以草冠其頂爲標的、以號令羣鼠、陣既合、復大敗、羣鼠趨穴、而大將草積其頂、趨穴莫利、遂見執、由此觀之、位高者死近、

牧者瀕海而牧、見海平如鏡、將易業爲海賈、乃售羊販棗、渡海、渡半颶起、舟幾覆、盡投其棗始脫、已而他舟過、颶適止、牧者呼曰、爾舟無棗乎、何以颶遇爾而息、

畏廬曰、遇險惜命、出險惜棗、恆情也、苟時時以在險之心自怵、何但命全、卽嗜慾之心、亦從而淡矣、

驢與雞同處於人之庭院、獅入撲驢、雞大鳴、獅性畏雞、大恐而遁、驢以

爲畏己也、逐之、獅怒反撲驢、斃、天下度事誤、而自以爲得、未有不如此驢者、

河冰既合、河伯詈海曰、吾流恆甘、既入海乃轉而爲鹹、何也、海若知其委過也、謝曰、請君約其流、勿入吾境、則不鹹矣、世固有獲人之益、而往往不承者、

野彘休於林樾、以喙反泥其肩、狐過之曰、君何自礪其牙、時無獵人與狗、足以取君者、君何礪、野彘曰、吾臨敵而礪、晚矣、故治國者、常治戰具、如待嚴敵、而後可言和、

村姑戴牛乳一器過市、沈思售乳得資、可易雞子三百、伏之、卽毆其五十、猶得二百五十雞也、既碩、盡鬻之、嚮歲可得巨金、用以裁衣、被之、招搖過市、羣少年必乞婚於我、我必盡拒、以恣吾擇、思極而搖其首、首動

器覆於地、乳乃盡瀉、於是萬象皆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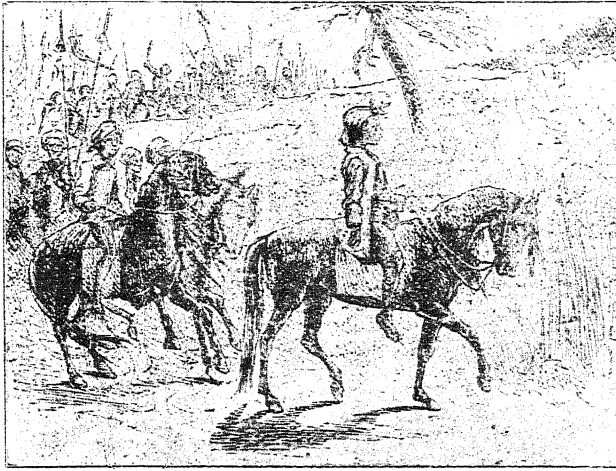
畏廬曰、此秀才一幅小影也、

蜂覲於帝居、貢其蜜、帝悅、宣勅曰、爾何欲、余必有以賚爾、蜂曰、帝更賜臣以針、有人近臣蜜者、臣將以賜針畢其命、帝不悅、曰、余不吝針、然爾以吾針螫人、針將傳於人身、爾失針、亦將死、其道至危、觀此則舉惡念以嚮人者、其報施之理、亦如雞雛之必返其棲、

狼遇狗於道、狗方貫鐵繩、係以巨木、狼調之曰、誰人飼君、而肥若此、且誰係君以巨木、而不良君之行、狗曰、爲此者吾主人也、狼曰、吾願吾屬不當交此否運、蓋鐵繩重、將內敗其胃氣、

驢過市、而背馱木偶、造新廟、途人咸跪以迓神、驢以爲人之迎己也、大悅而鳴、不復趨廟、驢夫鞭之曰、愚哉畜也、人拜汝耶、果有之、而尙非其

時、凡人附勢而行、而以人爲畏己者、愚莫甚矣、



有嚴城見圍於敵、城中之民、集議衛城、有業墜者、謂墜善、業匠者、謂木善、業章者、謂革善、天下之人、固自衛其所業、人野居爲風雨所困、無食、先殺其羊、次取山羊而食、又不已、始殺其駕車之牛、羣犬見而聚謀曰、吾輩可去矣、彼牛以勞苦利彼、彼尙忍之、不去、將及天下薄其家人、其獲信於人、尠矣、

獵狗壯時取獸、未有能脫者、迨老遇野

彘於獵場、疾嚙其耳、顧老齒莫利、彘疾遯、主人失望、大詈狗、狗曰、此非

吾罪、吾勇能及、而齒莫吾助、無如何也、故吾樂聞主人之稱吾壯、不樂主人之詈吾憊、

畏廬曰、此足動英雄晚歲之悲、

二人同行、一人拾遺斧於道、語其伴曰、吾拾得斧、其伴答曰、勿但言吾、當言吾輩、已而遇覓斧者於道、拾斧者曰、吾輩危矣、其人復曰、勿言吾輩、但可言吾、故天下惟能共險者、始可與共福、

病獅且死、野彘入嚼其脣、牛又繼至、角之、驢見病獅不爲人患、亦入而蹄之、獅已欲斃、語曰、吾竟被辱至此耶、辱甚於死、吾垂死而翻得辱、殆兩死矣、

畏廬曰、有志者、視辱重於死、乃垂死而仍不願辱、則真有志者矣、今乃有以可生之人、故以死自待、聽彘辱之、聽牛辱之、且至忍辱於驢、何也、

狼過牧人之廬、牧人方食羊肩、狼歎曰、吾苟同彼之享此肩、人將詈我矣、

行旅者羣登山以望海、見絕遠有物、意海舶也、迨將入港、止而俟之、而此物受風、浸近、衆曰、是非大艦、必小舟耳、已而物至、漂木也、衆相謂曰、吾輩久俟、乃俟此乎、擬爲艦、而僅得漂木、凡物出於人之過望、往往失其望、

畏廬曰、耳人之虛望、而期之以大器、見而失望、其受期者不任咎也、無冰鑑之目、妄以評騭天下名士、蓋十失八九矣、

行人賃驢而行遠、天方暑、炎精若窮其力、以鑱人者、行人覓陰、莫得、乃伏於驢腹之下、以避日、然驢腹僅蔽一人、而行人與驢夫爭蔽、驢夫曰、吾賃君驢、不賃君影、行人曰、吾以錢賃驢、則影亦屬我、語不相下而鬪、

迴顧已亡其驢、故爭虛者、喪其實、

驢受豢於主人、減其食而增其勞、驢訴之於帝、請易主、帝曰、爾其悔哉、驢請不已、乃易以販瓦之家、無何、驢見新主之役加甚、復訴於帝、請更易主、帝曰、吾姑允爾、更請者死矣、於是轉之治革之家、較前之苦尤烈、乃歎曰、吾甘死於初主之家、或役死於次主、亦得焉、若新主者、吾雖死、猶將利吾革也、

畏廬曰、知自立者則人、不知自立者則驢、既驢而託庇於他姓、其主均販瓦、與治革者也、故凡求人保護者、不至於褫革不止、哀哉、哀哉、

水星之精、將值人意之向背、乃變服爲人、趣於塑象者之家、遍觀羣象、見太歲之星、與海王星、咸有象、因問價、若欲購者、既得實、乃自指己象、而問塑人曰、此象尤貴於前二象、是蓋上帝使者、凡爾享之利祿、均彼

豫爲籍以授爾也。塑人曰：是象果貴耶？君若見購，君當減其價。

畏廬曰：自張者，適自輕。

狐爲狗逼，經於伐橡者之側，乞其秘處以逃死。伐橡者指其廬與之，狐入。獵者與狗尾至，問伐橡者：見狐否？伐橡者極口諱無，而輒自指其廬。獵者意弗嚮其指，竟前追狐。迨獵人與犬均逝，狐不謝而亡。伐橡者追狐，詈其無禮，謂吾續而命，而弗謝何？狐曰：設而指不叛而言者，更責吾謝未晚也。

畏廬曰：處世多危機，因患難以求人，貌爲長厚者，正自難恃，亦患其言與指之相戾也。

大橡見拔於風，偃於江上。水草及岸草，均爲所壓。因語草曰：爾身輕，何不見拔於風？草曰：君與風鑿，故甚敗。吾輩風來卽偃，因得自全。天下欲

勝人者、當先服人、

畏廬曰、橡之鑿風、獨立之英雄也、見拔於風、或根蠹而基圯耳、至仆而求教於偃風之草、則英雄氣索之時矣、彼小草但能服人、何能勝人、一誤信其言、終身屈於奴隸、故爲此橡計者、當培基而固根、不當效小草之偃伏、

獅入村舍、農欲捕之、乃閉其關、獅莫能脫、造羊圈而食其羊、繼又奔牛、農大窘、拔關獅遁、既遁、農大悔恨、喪其牛羊、其妻見之曰、是殆自取、爾昔聞吼而震、今遽欲掩關而囚拘之耶、

畏廬曰、不可制之人、不謀以道制之、以術制之、養威蓄銳以制之、嚴備廣儲以制之、乃倉卒張皇、思欲以疲軍博強敵、淺謀圖倖勝、未有不大大喪其軍實者、

狼取人羔、馱歸其穴、遇獅於道奪之、狼遙詈之、曰爾奪吾羔、其理安在、

獅調之曰、羔固君家物、然吾姑以爲朋友之饋也。

畏廬曰、强者之兼弱、弱者怒、强者恆不怒、知其勢之不敵、不足以用其怒也、試觀列強之對我、其語恆和平、豈重我哉、亦審吾不足與敵耳、

捕禽者將飯、有友來就之、而所捕又無禽、乃取其素畜之班鶻、殺以饗客、是鶻本育爲禽媒者、鶻曰、君既殺我、後舉網將誰媒、又誰歌以引君睡、捕禽者釋之、易而取其雛雞、雞蓋新冠者、亦辭於禽者曰、君殺我、孰爲君報曉、君忘曉、又安能趣網而審禽、主人曰、爾言良是、然吾友安可舍食、故勢處於必需者、則亦莫恤其後矣、

蟻沿江湄而飲、爲水所蕩、且死、有鵠止於樹顛、蹴落其葉、蟻遂舟之、以及於岸、已而獵者羅禽、欲得鵠、蟻螫獵者之足、鵠得逸、故人感人之深、未有不得機以報者、



野兔積餒於心、而往往遇險、乃約其儕同死、俾不落於敵手、羣聚山之顛、同墜於深湖、蟆見之、咸趣水以逃、曹中一兔、言曰、我輩固病怯、然尙有聞吾聲而逃者、我何必死、

畏廬曰、儉安之國無勇志、

視之樂、已而漁者歸食於家、置網岸側、猴疾下取其網、投水三數、而手絀於網、遂同墜、恚曰、吾不業漁、而竟至此、吾咎詎非自取、

富翁購鵝並鵠、鵝佐飲、鵠以度曲、迨夜廚人宰鵝、誤取鵠、鵠知不免、揚

聲而度曲、廚人知其誤、始釋鵠取鵝、

畏廬曰、處危禍者尙急智、

鹿受逼於獵者、窘而奔道旁之穴、穴爲獅據、見奔鹿入、獅隅伏、旋起撲而食之、鹿歎曰、吾惟避人禍、乃自觸於獅吻、避禍而不慎所擇、其落人手、宜哉、

漁者長日僅得小魚、小魚翕氣動其腹、乞命於漁者曰、吾軀小、不足佐餐、今試放我、俟吾長而更受捕、不其可乎、漁者曰、吾棄其已得之小利、而冀其不可必得者、迨世之至愚者矣、不許、

獵者怯其性、而隨地覓獅迹、見樵夫於道、問曰、若知獅所在乎、曾見其迹否、樵夫曰、審之、請示獅穴、獵者變色、震其齒曰、吾匪問獅、問其迹耳、嗟夫、世有英雄、行事當踐其實、貌爲武猛、何益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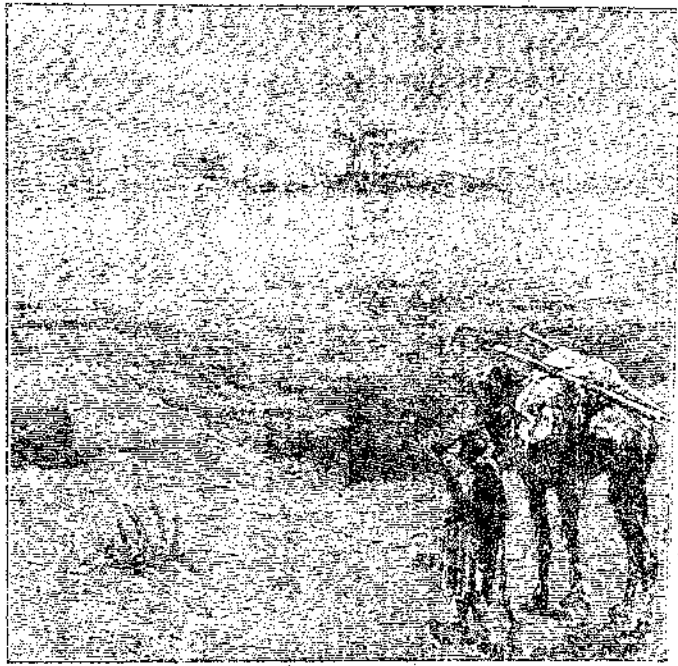
狐餒見橡樹之心有樵者所置之餌入而飽食之腹膨不能出大嗥他狐過之橡中之狐述所苦外狐曰子少須必復子初來之狀而出矣二蟆同居於小池暑而池涸議他徙路過一井一蟆悅之將入其一曰井水固佳苟不適吾意又焉能出凡事安可不圖其後

畏廬曰君子入世宜審所託

一燈滿其膏自以其輝熠於日已而風起光滅主人燃之咎曰爾自是勿更誇矣既能自燭則當靜以葆其光爾試觀星雖熒熒而當風莫滅且勿須人更燃之爾能自比於星足矣何日之擬

畏廬曰學士侈其所得敢以傲睨天下其人不必要無學特未知天下之大更有勝於己者耳知其不足則學未有不進者

阿刺伯人飼駝既束裝於駝背將行謂駝曰爾性喜登山耶抑但喜平



陸駝曰、彼詎無陸、何遽以山語我、

畏廬曰、善任人者、當任其
所長、

有業磨者、父子謀鬻其驢、將以驢趨墟鬻之、路遇羣婦人聚於井畔、中一婦人指業磨者曰、彼殆愚乎、何二人皆徒而空其蹇、業磨者聞之、令其子跨驢、徒以隨之、已而又遇羣叟坐談、一叟曰、吾嘗言之矣、方今之時、禮宜養老、彼童也、乃徒其父、

語曰、迂哉叟也、若年耄、乃忍令此五尺之童、蹣跚逐爾乎、業磨者乃與



而已乘耶、因叱其子曰、胡不下驢、以騎授而翁、於是其父復跨驢行、數武以外、復見婦人行於道周、唾而

子並騎行、迨近墟矣、復有人曰、驢屬君耶、業磨者曰、然、曰、吾人百思、亦不意其爲爾驢也、果爾、何忍盡驢力、爾驢且憊、爾父子胡不合力共肩其驢、業磨者思悅其人之意、果假得繩與杖、縛驢足而倒肩之、路人見者譁笑相逐、驢不勝楚、大嘶、登橋綆斷、驢墜而入河、遂逝、業磨者大恨曰、吾惟欲徇人意、四易法而終喪其蹇、甚哉、欲求人悅之難也、

畏廬曰、吾人行事、首貴當要、既當要矣、須有定力、定力者何、拒浮議也、若行事而防人彈我、未有不墜蹇於河者、蓋彼紛紛者、不省局中之難、而強與人、事、吾又安能一一而聽之、

羣鼠穴於人家、爲貓所知、入而撲食之、鼠匿不出、貓窮思以計誘之、乃自懸身於鉤、狀如死者、鼠探首穴外、見之、曰、媪也、爾若化身爲肉團然者、吾亦不敢近媪矣、

畏廬曰、蓄害人之心、雖極飾無有不敗露者、

牛見囓於鼠、痛甚、圖復其仇、然鼠捷逸而趨穴、莫能得、牛乃以角抵牆、既憊而臥於穴旁、鼠復出囓其腹、卽逝、牛大窘、不知所爲、正徬徨間、鼠語於穴曰、凡物侈言大者、恆無能、小而黠者、最足以侮人、君宜慎之、

畏廬曰、粗穢之夫、與陰險之小人爲難、往往不勝、智不足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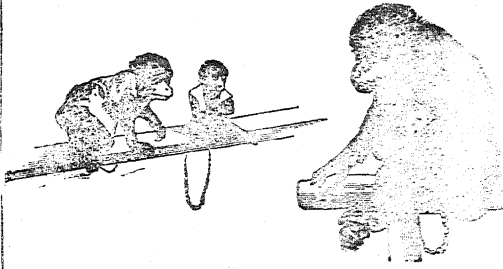
富人大置酒以延客、知交與初識面者咸戾、家狗乘間、亦延其類曰、主人宴客、吾輩亦可作異常之樂、今當以夜就我、於是狗友按時至、見陳設既美且厚、得意言曰、吾得與此、不其樂哉、然此會殊不常得、吾今夜必兼二日之飽始已、方得意間、自搖其尾、以示其友、廚人見狗舞於筵側、防碎其器、乃執其尾、擲出窗外、墮地而跛其足、且號且行、羣犬聞聲、集慰之曰、君爲友人延飲饜乎、狗曰、吾實語君、醉而忘其出矣、嗟夫、觀

狗所爲、盡悟天下不速之客、恆不得主人之禮接也、

畏廬曰、伊索之評此未當也、李訓、鄭注、王伾、王叔文、諸人、均乘主人宴客、而揚尾於筵側者也、以疏乘親、又張大其氣、不待廚人之擲、人已有叱之者矣、取之無漸、失必暴、吾爲急於功名者惜也、

有勳貴之家多畜猴、而令其跳舞、猴習人久能如人意、其狀馴雅如學徒、方着面具、頂冠蒙衣、按節跳舞、中節處、每過於勳貴之近習、勳貴悅之、而猴舞不已、近習嫉猴、乃實果一囊、灑而擲諸臺上、猴見食忘舞、盡裂其衣冠、爭果而鬪、見者方悅、而舞罷矣、

畏廬曰、小人之陷人、不示以可陷之機、彼亦無從而陷之、猴之嗜果、恆性也、其馴雅如學徒者、戾其性以求悅



也。猶之矯僞爲君子者，旣爲小人所覘，一試其術，僞者無不立敗，是故眞廉者必不涎人財，大公者必不嫉人善。

羣盜夜劫人家，家貧僅得一雞，攫而歸，將殺之。雞乞命曰：「吾有益於人，吾且能夜鳴警人令起而力作，羣盜笑曰：『聞爾言，殺爾之心益切矣。』爾夜鳴警人，得不敗吾事乎？故人欲保全善類，未有不見嫉於凶人者也。耕者百計思與狐仇，以狐累食其雞鶩也。旣而果得狐，將糜爛其軀，以洩憤，乃以麻漬膏綴其尾，焚之，狐無心竄入其田，田禾方熟，因兆焚如，農終年勤動，不遺一粒矣。」

畏廬曰：不善治小人者，往往自害其身。

行人疲於行，偃臥井闌之側，其瀕於陷者盈寸耳，忽有司命之神趨之，醒曰：「君宜急醒，君不幸而入井，人將咎我，以凡人患難之際，無不歸咎。」

於命者、彼固不自省行爲之蹇、而專咎命、實則人事多壞於自主、司命亦不專任其咎也、

海鷗吞魚稍巨、而破其食管、偃臥岸側、鷹過而語之曰、君過其享、宜獲是咎、君羽族、飛則戾天、奈何圖食於水、

畏廬曰、分外之獲難恃、



獅與熊爭山羊之羔、大鬪、疲極而息、有狐往來偵之、見二獸相距而臥、遺羔道側、乃疾進取之、獅與熊力盡莫起、相顧而歎曰、兩雄相角、彼小醜獲其益矣、理學家出行岸上、見舟覆於江、客與船人皆溺死、歎曰、無道哉、天也、舟客果有

獲譴者、斃之可也、詎全舟之客、均宜譴者耶、方徘徊間、見蟻自穴出、一蟻螫其足、理學家大怒、盡踐羣蟻以死、水神見於岸次、以杵擊之曰、爾所爲者悉如天、胡詈天爲、

畏廬曰、今使登山者、以至明之目、俯視市集、市人行事、不能悉也、以至聰之耳、俯聽瓦屋、屋中議論、不能辨也、今乃責天帝之耳目、求其平章全球、無論聰明必不能及、但問天帝何居、若居吾球、則當謂之地帝、若居空氣、則周天之星、皆在統屬、當不專帝吾球、故咎天者、均愚人也、智者則但言人事、事之成敗、但以幸不幸斷之、無他語矣、

村人見鷹爲人所獲、心憐其羽毛、開籠放之、鷹一日見村人坐於垂隕之石、疾下以爪撲村人、取其頂上所戴之物、村人起追鷹、十餘步、鷹遺其物還之、村人得物、還據故石、石已隕入深澗矣、

狐與豹爭美、豹炫其錢、狐曰、吾美逾於子、蓋吾不美其皮、美其智耳、
獅撲臥兔、垂及矣、忽見高原鹿過、乃去兔逐鹿、鹿所距遠、獅不能及、復
歸而取兔、兔亦覺而逸、獅曰、兔爲吾得矣、吾惟欲求吾得逾於兔者、遂
亦並失兔耶、

畏廬曰、貪夫所爲、往往如是、

有業匠而貧者、家祀水星之象、禮之、冀免其貧、匪日不禱、久禱而家日
益落、匠乃大怒、取象去其趺、抵象於壁、象首觸壁脫、有金汁湧出其項、
匠大驚、復取象語之曰、吾禮汝、而貧日增、一毀、而首金乃湧出、然則爾
亦賤種耳、

獅與驢狐同盟而出獵、大獲歸、合二同盟、分享所獲、驢宰之甚均、請獅
與狐擇之、獅怒、撲驢食之、令狐更定、狐知旨、乃取其美且多者爲一積、

授獅、自享則甚廉焉、獅悅曰、孰導爾以如是之善、狐曰、此死驢教我者、嗟夫、以後鑒前、狐之不趨於禍、宜哉、

有牡牛見獅而奔穴、穴蓋牧者所遺也、穴有牡山羊據其中、見牛入、以角觸之、牛迴語之曰、君儘其技觸我、我入此、畏獅耳、獅去、試與吾較、誰力之猛也、

畏廬曰、處落魄之人、尤宜有禮、

有貴人禿其髮、翦他人遺髮飾之、出獵於野、大風衝馬、落貴人冠、並脫其髮、同獵者大笑、貴人亦自嘲曰、髮非吾有、宜其犇也、彼附於人首、甘自脫籍、而爲吾飾、今去、吾又何惜焉者、

畏廬曰、讀此當益明種族之辨、

橡樹之神、牋奏於太歲之星曰、臣不勝斧斤之伐、植物中、維臣族受害

至烈、太歲星報曰、爾所遇之酷、正爾自慶之時也、設爾不勝棟樑之任、彼斤斧又奚其至、

畏廬曰、莊生之喻樑、主不用世、伊索之喻椽、主用世、

猿生二雛、一愛一憎、無何所愛之雛飽死、受憎者毛澤而軀健、省食故也、故專注其意者、其功不必成、

獵狗追兔、兔逸、狗不能及、牧羊者嘲曰、彼二獸異族、小者行良、狗聞而答曰、君未知吾二氏之宗旨也、吾行之疾、僅圖吾食、彼兔之逸、求脫其命、此吾之所以不及也、

畏廬曰、人能以求生之心圖功、雖有尼我者、日伺吾側、亦不足以敗吾事、

牧者圈羊、而並圈一狼、狗見之、語其主曰、主人欲令羣羊無恙、奈何充一席以容狼、

畏廬曰、用人者可以鑿矣、舉事欲圖其成、乃以私暱之故、置一敗羣小人於其中、縱中道斥去其人、而賢者見機而遠颺、能者避咎而內斂、大局亦無必全之勢、故置人不可不慎也、

匠者求材、得一巨橡、意斧力不能劈、乃削其旁枝爲椽杙、入其裂紋、因而椎之、橡既裂而歎曰、斧伐吾幹、固也、乃卽用吾枝爲杙、以裂我、此其尤可哀者也、故自伐其國、其傷心甚於見覆於敵、

畏廬曰、嗟夫、威海英人之招華軍、豈信華軍之可用哉、亦用爲椽杙耳、歐洲種人、從無助他種而攻其同種者、支那獨否、庚子以後、愚民之媚洋者、尤力矣、

黃蠶棲於蛇頂、以鍼刺之、屢刺而蛇痛絕、不知所以治之、見重車隆隆而至、乃以首抵輪下曰、吾與汝偕亡矣、

孔雀張其尾如錦屏、用以傲鶴、曰、余所被之服、雜金紫如御服、且虹中五色、余皆備之、若羽何灰敗、乃爾、鶴曰、固爾、然吾飛戾天、聲能達於星球、爾塗行而草食、直如雞耳、故文之麗者、其用不必良、

村居夫婦畜一母雞、雞每日誕一金卵、予之、村人自念此雞必腹巨金、殺而揭取之、勿須日誕一卵、於是殺雞、檢其中無異常雞、始大愕、嗟乎、愚夫愚婦、輕其常日之必得者、而去之、而務大獲、遂並失其常所得者、殆真愚哉、

驢馱木而經深池之上、失足墜、而木積其背、不遽上、驢縱聲哭、蛙聞而語之曰、君遽跌、而哭若此、設如我者、長年處是中、又將如何、

鴉見鵲而妬之、以爲人之占喜者、必恃鵲、一日見行人過其下、卽大噪於樹上、行人顧旁人語曰、君自行、彼鴉、非鵲也、不足以兆君喜、天下有

襲取他人之美德、而爲己有、未有不齒冷於人者、

有人入深樹之中、祈大橡之神曰、吾斧無柄、乞授吾以柄、橡之神諾、授以榆樹之枝、已而其人之斧、得柄卽用以伐樹、樹與神鄰者、均無免、旋及橡樹之神、神哭而語榆曰、吾之至此、猶弈者首著之誤其子、吾不授柄於人、吾又安得死、

畏廬曰、奸臣之叛其所事、其始均乞得小柄者也、得柄因以戕其主、唐宋之小人、無一不爾、有權位者其慎哉、

狼語衛牧之狗曰、爾大類吾、何以不同心於我、而交如兄弟、且吾之所以異君者、無他、吾能自由、君爲奴隸、然君忠於人、而人且笞之、而關械於君之項、役君以牧、迨食羊、彼自饜肉、以骨投君耳、如過聽愚計、不如以羊授我、與子同飽、直至肚裂始已、狗聞而悅之、降於狼羣、狼大裘搏

狗、狗裂胸死、羊羣遂入於狼吻、

畏廬曰、宋之處文文山、明之處于忠肅、豈不以奴隸畜之哉、而二公誓不易操者、亦知委身異族之必無益於己、故甯爲趙朱二氏之奴隸以死、萬不如狗之附狼、古來雄猜之主、開國則重降人、而心則輕之、黥彭之不得死、蓋已爲高帝所輕矣、指顧之間、其族旋赤、彼狼之心、卽季之心也、

牛遇獅兒始生者、以角觸死之、其母歸見子死、大哭、獵人遠見之、語母獅曰、爾哭子乎、然人子爲爾撲殺、甯復有數耶、何哭爲、

有善射者、入山偵獸、獸見善射者咸匿、獨一獅當路敵之、善射者發一矢、語獅曰、此卽吾之使者報爾耳、爾當知吾力之所逮、獅傷而遁、遇狐於道、狐曰、公勇者、胡受一矢輒奔、獅曰、不然、彼以使來、吾尙不敵、況以人至耶、

村人見駝而懼，已而駝來徐徐於人無忤，始敢近之，乃知駝之於獸爲無用者，加之以勸，令小兒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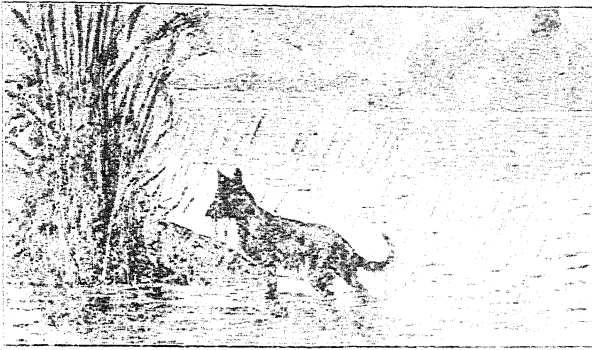
畏廬曰：一西人入市，尋其叫喚，千萬之華人均辟易莫近者，雖攝乎其氣，亦華人之龐大無能，足以召之，嗚呼，駝何知者，吾覲然人也，乃不合羣嚮學，彼西人將以一童子牧我矣。

蟹惡斥，弗居於海濱，遷沃田而穴之，以飽人稻，一狐方餒，取食之，蟹被食時，喟曰：吾死殆自求耳，吾宜居斥，胡惡斥而遷此，故人宜勿厭其所習。

畏廬曰：安分之人，猶或得禍，矧據非其分耶。

牧羊者，易而飼驢，復縱驢以食人別業之纖草，尋聞其仇語於牆外，防爲所得，乃捉驢鬣，趨急遁，驢惰而言曰：吾何逃，吾卽爲彼得，亦不過如

君日以四重物責吾背耳、牧者曰、凡役皆然、何能責彼、驢曰、彼役既如主人、吾尤不必逃矣、



畏廬曰、美洲奴禁未弛時、國中仍少逃奴、非奴忠也、舉國之視黑人、均如驢耳、不奴於此、彼亦捉而奴之、矧逃者無一倖免、又何逃爲、今日黃人之勢岌岌矣、告我同胞、當力趨於學、庶可化其奴質、不爾皆奴而驢耳、

狐絕溪而過、爲急湍所衝、止於灘際、狐病莫能起、蠅聚嘜之、有毫豬過其側、憐之、曰、吾爲君驅蠅可乎、狐曰、不敢煩君、毫豬曰、然則蠅善乎、狐曰、否、蠅雖甘吾血、飽則必颺、如吾驅之、更易他

蠅、吾血又當竭矣、

畏廬曰、此積疲之國人語也、求殘喘之倖全、不欲更張以速亡、於計不爲非善、顧亡一耳、振作而亡、亡尙有名、委頓而亡、亡且不齒、有志者、當不誤信此狐之言、

婦人育伏雌、雌日必一卵、婦人自念苟得二卵者足矣、乃以二日之食食雌、雌肥而卵絕、是故貪者必貧、

鷄始亦能歌如雁、一日聞馬嘶、乃力欲效之、遂忘其歌、故人欲希不可必之獲、未有不先喪其所獲、

獵犬逐兔於山之隈、得之時以齒嚙之、若力置之死、又時復與戲、兔曰、吾至欲君以本心待我、勿累變其狀、君果吾仇、可以死我、君果吾友、胡爲見嚙、

畏廬曰、凡無國權之民、生死在人掌握、豈論公理、豈論人情、故凡可與人爭
公法者、其國均可戰之國、否則公法雖在、可復據耶、



兔與鷹鬪、求助於狐、狐畏鷹、謝曰、
設吾不知誰爲子敵、子用我以敵
誰、則吾之助子尙爲智也、

畏廬曰、此弱國大夫之善於詞令
者、

牛將歸圈、思以竇入、盡力抵之、犢
曰、請以我爲導可乎、牛曰、吾取竇

爲捷徑時、爾尙未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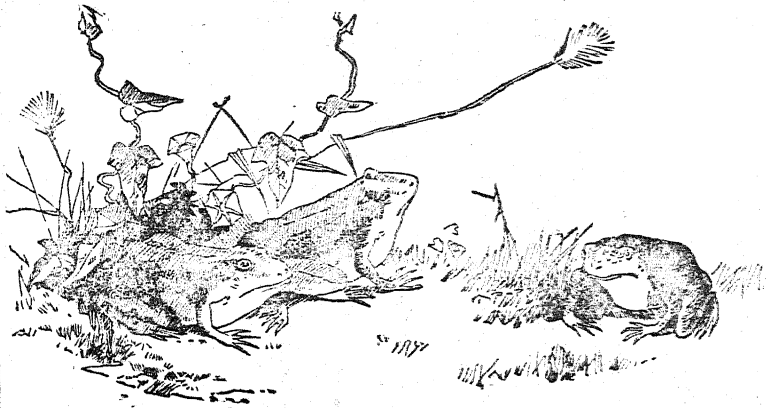
畏廬曰、不學而強爲人師、往往以年自矜、嗚呼、愚智之判、願以年判乎、

鹿請糧於羊、以狼居閒、羊不信、以狼素善奪、而鹿又捷足、恐無所取償、故兩黑者、必不能生一白、

鷹伏卵於危椽之柯、貓穴於椽腹而乳、而野鷹又育子於椽之根、貓升樹語鷹曰、吾與子均死矣、彼彘方掘地以陷我、鷹大恐、貓復下、以語野彘曰、鷹將攫爾雛、野彘亦恐、於是鷹彘均守其巢與穴、不出、貓夜出取食、竊啖其子、鷹彘及其子皆槁死、盡果貓腹、

一狼誕生而多力、逾於常狼、狼族不名之、狼名之曰獅、多力之狼、亦自以爲獅也、乃去羣而偶獅、老狐譏之曰、吾願吾族不至如汝之驕、而喪其本心、爾處狼中名獅、其處獅中必仍爲狼、吾恥見僞獅也、

畏廬曰、觀無志之人、偶通西語、其自待儼然西人也、使彼一旦惻然念吾族之衰、恍然悟彼族之不吾齒、方將汗流被體矣、嗟夫、僞獅之見爲、尙不失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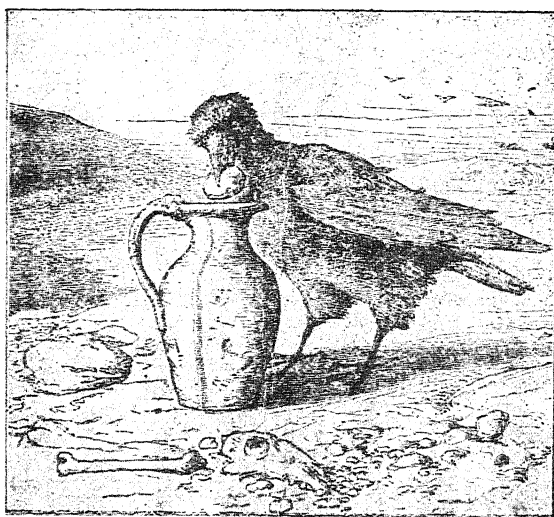
多力之狼、若僞西人者何物耶、

驟飽食而無事、驕甚、自言曰、吾父必神駿、故
吾逸足、非恆驟所及、明日主人乘而遠行、驟
苦之、曰、吾過矣、吾父實一驢也、

二蟆相距至邇、一處深池、人莫之見、一處小
湫、其旁爲村路、實行人所經、池蟆語之曰、君
家至險、宜徙、胡不遷而曠我、且豐其食、湫蟆
曰、吾重其遷、且故居、吾甚安之、已而笨車過、
輪陷湫、湫蟆死焉、

畏廬曰、境地爲萬人所爭趨者、其託足必不牢、
矧不審世故之夫、謬處於名場、顛蹶爲尤速矣、

神巫坐於四達之衢、爲行人語休咎、有人倉皇告曰、君家爲人劫、盡喪其家具矣、巫大窘、黠者調巫曰、君日爲人語休咎、家之凶兆、顧不之省、何也、



蛇與鷹戰、蛇爲鷹所殺、鷹爲蛇所縛、數通弗釋、有村人過、爲鷹解其縛、鷹疾颺、蛇怒、陰吐涎於村人之飲器、村人不知、鷹下爪破其器、村人遂免、鴉渴、見巨瓶、實於庭心、趨而飲之、水積其半、而瓶口小、不受啄、鴉啣小石填之、石滿而水上溢、乃救其渴、凡物需之深者、巧始出、

盜客於逆旅主人、患無以給、將出其技行竊、以償主人、久伺不得當、一日面主人衣新衣、坐於門次、盜卽與語、倦而效狼嗥、主人愕問之、盜曰、君試執吾衣、然吾亦不自知其故、殆有奇疾、每倦而呵氣、必化爲狼、食人、已而復呵、主人大恐、以爲果化狼也、盜堅請主人執其衣、謂化狼時、弗致糜爛、言次又大嗥如狼、時主人衣亦爲盜所引、不放、主人窘極、自脫其衣、盜卽挾之以逃、

鹿見窘於獵者、翳於葡萄樹之下、獵者過之、鹿自謂脫險、乃大嚼葡萄樹之葉、獵者聞葉聲甚繁雜、覘逃鹿在焉、返而射之、鹿死、鹿瀕死曰、吾死分耳、葡萄樹全吾命者、吾奈何食其葉、以趣獵者之射、

飛蟲卽而語獅曰、吾不畏君、君雖勇亦不能窘我、君名爲獸王、何有於我、蓋君以牙爪勝、吾視之猶婦人之詈人、吾自謂勝君十倍、苟不信、試



與吾鬪、蟲語竟大嚶、如軍之宣號、鳴笳者、直前螫獅之鼻、獅大怒、以爪探其鼻、血湧出不止、而卒無如蟲何、蟲大勝、長吟而去、已而觸於蛛網、爲蛛所得、

畏廬曰、古來小人之毒、可以陷權相、傾大帥、折服朝貴、無與相牾、卒乃

見讒於同利之小人、非將相之力不及也、輕其人不爲備、久乃反爲所覆、若同利之小人、貌雖與羣、心則日備之、且同利無終合之理、故能死小人者、必

小人、

狐餒而行於道、見已熟之葡萄、紫實垂垂然、思欲食、而力不能勝、忍飢而去、因自解曰、此果酸不可食、殆未熟耳、

畏廬曰、落第者、恆以新貴爲不通、惟其有甚欲得之心、而卒不得、造言自慰、往往而有、故聽言者、必察其發言之端、與進言之由、

胡桃植於道周、果纍纍然、行人以百計取之、或磔石、或挺擊、日集其側、桃樹感喟言曰、吾命殆矣、彼既取吾實、乃竟以筆楚見報耶、

畏廬曰、真一大市場於五洲之東、地廣物博、其實豈僅胡桃、得之者豈僅於磔石而擊挺、吾乃有四萬萬衆之園丁、不能衛此樹、聽其摧踐於人、哀哉、

羔歸於磧上、失牧而見窘於狼、羔語狼曰、吾固公吻上之物、然甚有求於公者、及吾未死之身、君吹而我舞、盡歡而死、於願斯足、於是狼舉啞

鬻策吹之、羔舞於前、鬻策聲方徹、而護羊之狗大集、爭撲狼、狼顧羔曰、吾不得汝、殆吾自取、吾屠者耳、奈何變業爲樂工、失汝宜也、

舡人海行、以猴自隨、甫離希臘之口、大風起於海上、舡覆、舡人及猴均、鳧水思遁、豬龍見之、以猴爲人也、乃取而登之岸、垂及雅典里許、豬龍問猴曰、汝其雅典人乎、猴曰、然、吾且雅典世族也、豬龍曰、爾知庇利亞爲雅典最馳名之海口乎、猴以庇利亞爲人也、遽曰、是吾良友、豬龍不悅、沈之海中、

畏廬曰、以誠語人、人或爲動、用詐術者、匪不敗露、

馬行於空闊之地、若據其地爲常牧之場、鹿過、竊嚼其草、而欲甘心於鹿、乃延人以取鹿、人曰、汝苟能就吾銜轡、則將乘汝以圖鹿、馬急仇、諾之、既鞍、而馬悟曰、吾欲圖復吾仇、乃轉與人爲奴耶、

畏廬曰、急仇而不圖自立、依人而求復其仇、未有不受轡於人者也、

鸚鵡見鴿集於倉庾、大果其腹、乃自以白堊塗羽、就鴿取食、鴿見鴿無聲就羣、以爲同類也、亦與食、一日鸚鵡大鳴、其聲甚異、羣鴿覺而爭攻以喙、逐去之、鸚鵡既不得食、歸而自就其羣、鸚鵡之羣、見被堊之鸚鵡、顏色不類、亦逐去之、是鳥也、欲兼二族之利、而卒無一得、

畏廬曰、小人飾行以溷君子之林、若不自據己見、發爲論說、君子亦足以容之、然而小人未有不逞其論說者也、作僞者必不安僞、至見斥於君子、退就小人之羣、而又隨挾其君子之貌、以相嚮、則尤爲小人所不容矣、

狐與猴同行於墟墓之間、豐碑林立、猴語狐曰、是神道碑、咸紀吾先德者、方吾祖生時、大有聲譽、狐曰、君謊、固必擇其甚美者居之、吾知之矣、第恨此墓中人、竟無能起而指君之妄、

有人娶妻、不見直於家人、其人醜思、吾婦既劣、苟甯婦家、彼其家人所以處之者、亦得如吾家否、乃僞遣其婦、婦去卽復、曰、吾甯吾家、而家贍之牧人、咸不我直、其人曰、彼牧早出而晚歸耳、設彼牧與爾長日處者、又將如何、嗟夫、相人猶相草、但覘風信所嚮、立知草之勁弱矣、盜伺人家、將穴牆入、攜肉自從、餌狗俾勿吠、方盜授肉時、狗曰、爾以此餌吾、誤矣、凡無因賄人以珍饌、是益啟人疑、而備爾、且是物之來、爾必將挾其所私而禍吾主人也、

二人同客、一誠一僞、一日山行、誤趨獵穴、穴獵有僭號爲王者、令衛士捉二人至、俾言人類之視獵者何如、且悉召其類、狀若朝覲、分別以侍、儀衛殆如人也、二人既至、獵謂曰、余可方何如主、僞者曰、以臣思之、蓋令主也、獵曰、爾相吾侍臣何如、曰、均佐命之臣、其下者猶足爲專使、

兵主、獫狁王大悅、賜之以珍物、誠者傍伺見之、以爲其人謊也、而王如此、吾苟以誠進、理當更得殊錫、已而獫謂之曰、吾君臣究何若、誠者曰、王美、獫、王侍者亦美、獫耳、獫大怒、令碎裂其軀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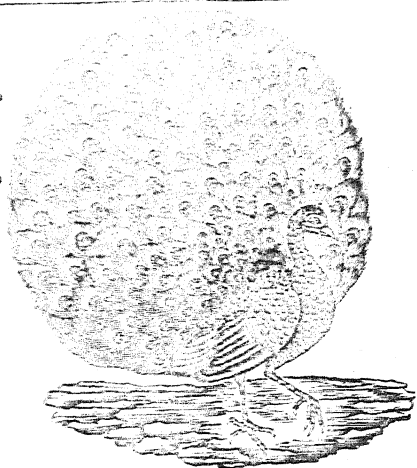
狐所處、終年未見獅、一日遇獅於叢薄中、狐大震欲僵、獅釋以去、明日又見之、驚略殺、又明日復見、則夷然不復知懼、徐與之言、故唯能習人者、漸乃消其害己之心、

有黃鼠狼老而憊、不能捕鼠、乃入於糞屑中、俾其毛純白、匿於暗陬、鼠過之、以爲齏之供飯者、趣前食之、狼乃撲而取之、又一鼠更進、復見食於狼、羣鼠繼至、均無免、最後一老鼠至、蓋歷累刼而幸生者、見卽知狼之詭、乃曰、若匿此耶、吾見爾長伺於此、冀吾之膏若吻、難矣、

畏廬曰、閱歷久者、遇禍恆鮮於淺人、

童子游於河、垂溺矣、行人過其上、童子大號求援、其人弗應、立而視、且申、申詈其失計、童子曰、君先援我得出、責我未晚、夫人臨難弗脫人於險、雖善其箴規何益、

畏廬曰、雖有良友、切勿進箴規於其未安甯時、



孔雀翹於神曰、鸚鵡歌而聞者咸悅、臣獨弗能、何也、神曰、若軀偉於彼、且有文章、其項如碧玉、修尾燦金、五色斑斕、亦云足矣、孔雀曰、是何益於臣、文雖蔚而不能聲、殆啞文耳、神曰、是天所定、若文、鷹鷲、鸚善鳴、鴉警禍、鵲送喜、是數者、咸安其能、若獨不

自足、誤矣、

狼隨羊於牧、久隨無噬羊之心、牧者見之、其防愈周、凡狼之動靜、牧者之神咸矚之、而狼之視羊加親、不露饞吻、牧者少安、漸引狼爲同牧之人、一日牧人他往、令狼代牧、狼大嚼羊、死者逾半、牧歸見之、喟曰、是吾自召、吾何爲以羊授彼耶、

羣兔聚獸於原野、輩中一兔倡曰、吾輩在禮宜平等、獅曰、爾言良善、恨爾缺其牙爪、於吾輩焉得平、

畏廬曰、甚哉、牙爪之不可少也、兔以牙爪之缺、不能求等於獸、謂衛國者無兵、可以儕列強耶、

人有斲水星之神爲象、鬻之於市、無過問者、乃思以術張之、呼於市曰、人孰得此者、神將助其得巨富、市人曰、君胡爲不留以自肥其家、斲人曰、吾須錢急耳、彼神之福人以財、其效甚紆、吾不能待也、

鸚栖於巍椽之柯、歌既酣、鷹疾取之、鸚哀曰、吾軀幹小、不足以果君腹、請釋我、鷹曰、爾爲吾食之精品、食爾、吾分也、若釋此他擇、不其愚乎、

畏廬曰、強鄰舍我何擇、

百舌之鳥、巢於麥隴、伏卵數、咸得雛、雛且燥矣、一日主人至曰、時至矣、吾將召鄰以刈麥矣、雛聞、告其母、請徙、母曰、勿須、彼方恃其鄰、非真欲刈麥者、已而麥大熟、主人復臨視、言曰、吾行須自刈、且以工來、母鳥聞而告其雛曰、是當徙、彼先恃其鄰、鄰安得助、今自來、其志決矣、是當徙、凡天下求助於己、乃得真助、

畏廬曰、爲國家而藉助於人、虞心因之而滋、鬪志因之以餒、一不得助、則舉國張皇、若敵患非其國所應有者、病在恃人助、而不自助也、自助之云、先集國力、國力集、則國羣興、無論敵患可以合力禦之、卽大利亦可以合十

若事事恃鄰而行、彼鄰苟無所利、又安能爲我、卽爲我矣、能如我之自爲耶、深澗在前、猛虎在後、雖知其死、亦必超澗以避、閒或得免、是又誰助、人能時時存爭命之心以趨事、則求助於人之心熄、事集而國強矣、

犬與雞友、迨夜同栖於叢蔚之間、雞飛集林端、犬則伏穴、朝曦甫上、雞大鳴、狐聞而欲取以爲晨餐、乃臨樹而語、亟稱其鳴、將與爲友、雞疑狐意之弗善、乃令狐趣穴而上樹、狐信之、爪誤蹴犬、犬起遂食狐、

畏廬曰、天下惟冒利之人、始爲人陷、

驢食於田、狼欲取之、驢乃僞跛、狼就而問之、驢曰、吾行籬西、棘刺吾蹄、爾若食我者、防棘傷爾齧、君試爲吾蹄出刺、狼諾、伏而取之、驢蹄狼傷其吻、

畏廬曰、甘言者無善意、

有人畜山羊、復畜一驢、山羊見驢健於食、嫉之、謂曰、主人待子良薄、時而運磨、時而載重、因諷以託疾、佯墜於溝、可以自蘇、其困、驢信之、果自跌傷、主人延獸醫、醫曰、出山羊之肺塗之、創當愈、於是主人殺羊、獅將捕牛、而惡牛巨、思以計取之、乃進而語牛曰、屬且殺羊、而能臨吾居而共食之、至幸、獅意欲驅牛於穴、易於野搏、牛行垂及穴、見大坑、臨其前而不見羊、知獅誑也、疾趨而回、獅追語曰、臨吾門而弗入、且吾未嘗無禮、去我何也、牛曰、吾臨穴不見羊、爾意殆在牛耳、

畏廬曰、爭利之場、人人之用心、均如此獅、人能不以小利動者、或無陷穴之禍、

狐入優人之家、盡取其物、見面具、狀甚如人、以足踐之、曰、是物良佳、恨無腦以實其中耳、

畏廬曰、人安可虛有其表、

鷓夜搏物而晝臥、螽斯鳴其側、鷓惡而止之、螽斯鳴益急、鷓怒起而語之曰、君鳴破吾睡、然吾有物便君飲、苟當意、來與吾同、螽斯方渴、急起而就其巢、鷓出撲殺螽斯、螽斯至死不悟、

有膠雀於野者、聞畫眉鳴樹顛、舉膠竿徐進、誤蹴毒虺、虺噬其足、毒發、膠雀者曰、吾欲捕人、乃爲人捕乎、

主人盛飾其馬、奔迅閒、遇其家驢於道、驢方任重行蹇、馬語之曰、吾不能不蹋君以足、驢夷然弗爭、已而馬病肺、主人置之田、爲驢所爲、驢調之曰、君神駿何服此、昔之鞍轡又安在、君嘗鄙穢吾、今亦猶吾乎、

畏廬曰、人不可以無養、凡失志而爲人調、其始蓋能調人者也、

蠅栖於車軸、越驛曰、行何蹇、胡不疾舉而蹄、且而策吾不能啜爾膚耶、

驪曰、吾安能聽爾、蓋吾所稟承者、車中人耳、彼轡吾而策吾、緩急我自凜之、爾言胡爲者、

畏廬曰、細人託貴要字下、轉以意氣加其家人、未有不取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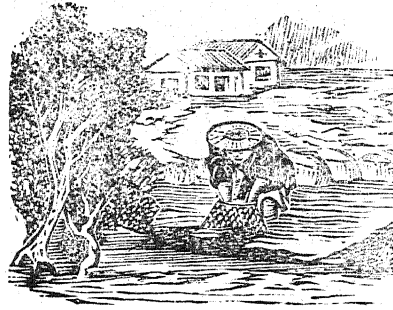
狼見山羊囓於巉巖之巔、無計得之、乃呼曰、巖危、失足且顛、不如平地、草纖而肥、羊曰、君圖療其飢耳、非爲我籌牧場也、卒不應、三牛共牧、一日獅伏於叢蔚之中、將取之、患其合羣、力不能制、尋以法遣之、既離羣、起而搏之、遂盡三牛、

畏廬曰、斯賓塞爾講羣學、以詔其國人、防既離羣、即爲人搏也、吾華人各爲謀、不事國家之事、團體渙、外侮入、雖有四萬萬之

衆、何益於國、又何能自免於死、

羣漁出就漁所、舉網沈、漁者大悅、以爲得魚
夥耳、迨舉僅數魚、半雜沙石、漁者爽然失望、
漁中老人語曰、是何必然、凡愁苦之事、恆與
歡樂者對待、吾維預樂、所以踵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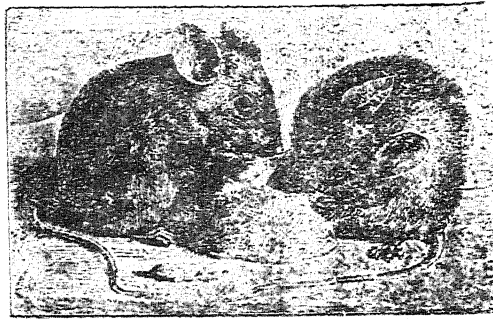
畏廬曰、古人恆語樂極悲來、余以爲均因心
造境也、審得悲樂之事、爲人所恆有、惟不蓄



極樂之心、則亦可減極悲之念、此語非身試之者不驗、亦非有學養以濟之
者、亦不能以吾言爲驗、

村鼠延城鼠出遊、並以觀虛、城鼠既至、所饜者均麥格草實、喟然曰、君
居此良苦、苟移居就吾、吾將以珍饌饗君、村鼠悅、與之偕入、城鼠食以

巨豆、與麪、及葡萄之脯、冬蜜、無花果之類、其尤珍者、則牛乳之餅、村鼠



莫知所報、自傷身世、居非其地、方聚食間、主人入、二鼠奔穴、穴小莫容、窘甚、迨人去復出、出而主人復至、二鼠居櫛間大困、村鼠喟然曰、饑多、而吾悻亦甚、是宜為君專饗、吾歸吾村、傍無窘我之人、吾亦足樂、無須城也、

畏廬曰、當使暮年墨吏讀之、

狐競辯間、猿折狼曰、君何人、乃至自疏其防、令以己食授人、又謂狐曰、吾累觀爾之行竊、往往不承、故天下心術既左、即有善行、人亦無信之矣、

蜂與鳥並飛、求飲於村人曰、苟飲我、我必報君、鳥曰、君植葡萄、吾以啄掘地、令土質鬆動、果必大碩、蜂曰、我爲君司偵、盜來吾必螫之、村人曰、吾畜一牛、吾未有以償其力、彼已爲吾行田、吾卽有水、當與彼、爾何能冀、

畏廬曰、家有忠僕、國有純臣、其君與主、習安其良、未嘗突加以獎勵之語、至外有所形、則中有所動、始曰、吾僕忠也、吾臣純也、然其仍不與水之心、與待蜂鳥無異也、

村人生一子一女、子妍而女媿、子女一日同嬉、見鏡瑩於其母之牀、子喜貌妍、對鏡自賀、女怒奔告其父、父乃並坐於膝上、並親之以口、告曰、吾欲爾二人常臨鏡、男也貌美、則且益葆其美、女也貌媿、則益修德以掩媿、

畏廬曰、媿安可掩、然人悅其德、則亦不厭其媿、此古人所以願娶醜婦也、
狗見獅皮、嚼碎之、狐謂之曰、是夫也、苟生也、其爪當愈於君牙、譬人方
墜騎、臨而踢之、彼焉能報、

畏廬曰、知人之無能爲報、大肆其詆訶、其人狗、其傍處而竊笑之者、皆狐也、
人能防狐、始不爲狗、

盲人能以手揣畜、而辨其名、一日、人以狼豎試之、盲人捫之、竟曰、吾未
知其爲狐、雖狼雖也、若投之羔羣、則羔必無幸、故小人之性情、於童騃
時、已爲人所測、

補履之匠、不能自食、易業爲醫、標其善藥曰、是藥能去毒、且廣張其榜
以取名、一日司城之官、欲試其術神否、乃出杯水、僞爲實毒其內、令醫
飲之、醫大窘、自承曰、吾實無藥以去毒、前云僞也、於是司城之官、遍告

其民以實補履者之偽、

畏廬曰、以偽遇黠、偽者必窘、雖然、長厚者、亦非不能力發人偽也、不爲耳、

狼躪人田、遇馬於陌、請之入田覓食、馬曰、是中果有食、君已饜矣、何由及我、

畏廬曰、不見給於人者、在不苟取於人、

二仇共載、分船之首尾而居、一日遇颶、船且沈、後載之人問舵師曰、譬此船沈、先沒其脣耶、抑先沒其舵、舵師曰、先沒船脣、後載之人曰、果爾、吾及見吾仇之死矣、

一人畜鬪雞二、復購一鶉、令與雞同栖、鶉爲雞撲、大窘、以爲窘我者不同類耳、一日見二雞自相鬪、大悟曰、吾今不復咎雞矣、彼同氣不能相容、何能容我、

畏廬曰、凡樹黨而攻人者、黨中之人、久之必自攻、蓋不爭則無黨、黨成則爭益烈、始尙合黨以攻人、繼則反戈而自攻、氣已銳發、不可遽斂、且耳目聞見、均爭事也、遂以能爭爲黨人之職、亦不擇其黨中黨外之人、觸則必爭、試觀蜀洛朔之黨、其初本與新法爲難者也、元祐罷新法、諸黨人宜可無事、乃君子與君子相攻尤烈、嗚呼、此皆不明於種族之辨者也、天下所必與爭者、惟有異洲異種之人、由彼以異洲異種目我、因而陵鑠侵暴、無所不至、今吾乃不變法改良、合力與角、反自戕同類、以快敵意、何也、

蟆一日自標其門曰、凡物有病、吾蓄善藥、能愈之、狐見而問曰、君何能處方、君跛而斂其皮、不能愈、胡能愈人、

畏廬曰、人貴自治、

老獅病困於穴、羣獸來觀、狐獨不至、狼乘機以譖狐、方浸潤間、狐至、而

獅已中讒、大咎狐、狐辯曰、孰如臣之忠於大王者、臣所以後至、方四出求醫以侍大王、臣焉敢後、獅曰、爾何術足以愈我、狐曰、得生狼之皮、被之王身、疾當愈、獅立命取狼皮、狼就死時、狐謂之曰、爾當輔王以善、奈何以惡言進、今定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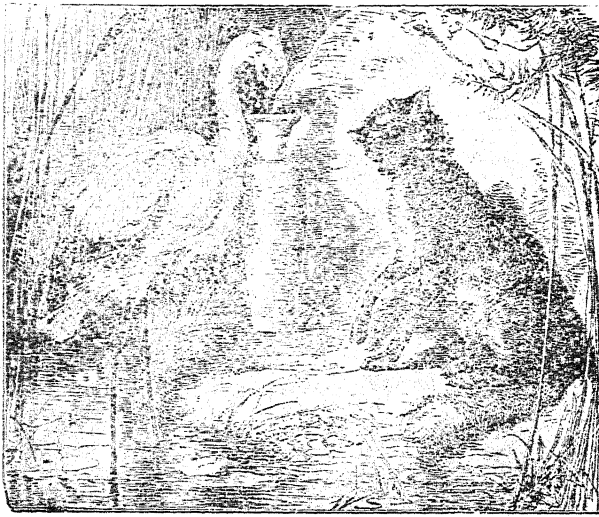
犬方冬睡時、必曲旋其軀、以首就尾、自熱、迨夏、則伸其軀矣、

畏廬曰、人之屈伸須待時、

北風與日爭權、試之路人、孰先褫其衣者勝、北風肆力以吹人、風力愈迅、而行人愈縮、而兜其衣、風憊、讓日爲之、日光甫及、行人解衣、已莫勝熱、且盡去其下衣入水矣、故以壓力勝人者、恆不勝、不若令人自解之速也、

人籠得鴉、鴉籲神以脫其囚、且云、苟自脫、將以馨香酬神、鴉果得釋、出

險、遂忘其酬、他日更爲人得、復禱他神、神曰、鄙哉禽也、爾忘其感恩、更來求我、我何由信之、



狐延鷺飲其家、初不治具、惟豆羹一器、攤之盤中、狐餽之快絕、鷺啄雖銳、得豆恆少、豆遂盡爲狐食、他日鷺報饗、以瓶貯饌、鷺啄能入、狐則不能、蓋撒豆於盤、鷺聞得之、而實饌於瓶、狐力僅能嗅之而已、

畏廬曰、以機召者以機應、

狼行於山下、西日將匿、射狼影絕大、其長幾盈畝、狼自顧影、歎曰、吾影如

是、是宜爲王、胡爲畏獅、正凝想間、而獅斗起於叢薄、噬之、狼曰、吾自視逾其量、得死之由、其在是乎、

畏廬曰、凡居不可終據之勢、而擅其威福者、均狼之顧影也、

鳥與獸鬪、殺傷相當、蝙蝠居間、遇勝則附、遇敗則叛、一日二氏締盟、蝙蝠反側、遂爲二氏所覺、禁之不令晝見、以夜飛行、如狗盜焉、

一少年喜揮霍、盡亡其產、惟餘寬袍一襲、一日遇燕掠池面而過、少年以爲夏垂至矣、可勿需袍、遂取以易錢、已而冬寒、見燕凍死於池面、歎曰、傷哉鳥也、胡爲死此、爾方春而嬉、不爲寒計、爾死宜爾、而我見汝而去其袍、今亦殆矣、

畏廬曰、善謀國者必備患於未然、不能以己治已安、遂弛其備、

吹角之兵、其聲雄厲、聞者咸爲鼓動、一日見獲於敵、乃乞命於守者曰、

吾司角耳、身弗挾刃、且未斃君隊一人、可以道吾死乎、守者曰、此吾所以殺君也、君不殺人、而吹角鳴鳴然、已足以鼓動人人殺人之心、此君之所以死也。

角鷓詔羣鳥曰、橡樹之子方萌芽時、爾輩必踐而壞之、勿令生長、以橡樹有膠、取以膠鳥、無免者、又麻林方生、亦須壞之、此樹亦足以害吾族、繼而見射生者至、知將以矢鏃從事、呼羣鳥避之、羣鳥不應、且譏其妄、尋果見弋、始神角鷓之言、羣奉以爲師、鷓怒衆愚、亦不之詔。

畏廬曰、角鷓不足言、而其智則可尙、西人抑印度、不使力學、令終身無嚮明之期、此卽殘橡子壞麻林之智也、今又將施其智於黃人矣、黃人中脫有以此言進者、方羣目爲角鷓而逐之、嗟哉黃人、受弋之期不遠、奈何羣逐角鷓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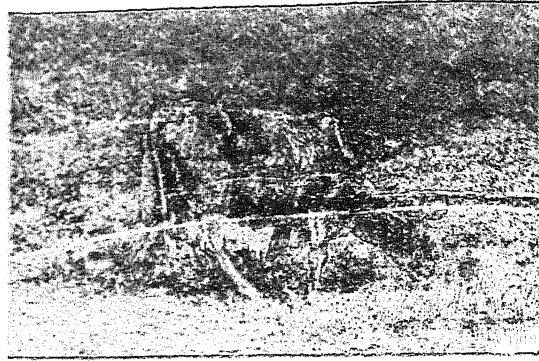
舉天下之美者、一日盡爲惡驅之、於是羣美所應據之席、盡爲惡據、美之族類、愬之天帝曰、臣求帝還臣之故、勿令彼惡得以侵臣所有、且臣與惡不同類、雜居足以敗臣事、請遠之、俾勿與臣鬪、帝尤當爲臣與彼惡分途而趨、令勿溷臣、帝許之、諡曰、凡今惡物當類聚、其入世也、必以隊行、若衆美之族、當徐徐附人、不當躡至人世、示與衆惡殊途、帝命旣錫、惡族遂夥於美族、然美族劃然自分於羣惡之中、故世人亦易從而識別之、

畏廬曰、此傷心之言、

驢蒙獅之皮、出遊、羣獸咸懼、驢樂甚、嗣遇一狐、譏之曰、使吾未聞君鳴、吾亦幾懾矣、

兔見攫於鷹、知不免、乃恣哭、雀見而詆之、曰、若足樸、邀善走、胡爲見及、

雀語未竟、鷓已取之、兔垂死釋然曰、若乃自鳴得意、見吾死而樂、今何如矣、



蚤謂牛曰、君博而多力、乃受筆於人、弗較、何也、吾爲小醜、然嘖人膏血、人弗能報、似勝君矣、牛曰、吾戀恩、故於人無尤、試觀人雖笞我、有時而撫吾背、又似暱我、我何敢仇、蚤曰、人之撫君者、在君爲恩、若以施之我、我立死矣、

有人性嗜驢、一日人以驢求鬻、牽而歸、與家驢同象、外驢與內驢處、然無一合、獨與至懶之驢相摩倚、狀若甚親、其人急授御轡而還、諸其人、驢人曰、君得驢未乘、胡爲見還、曰、吾觀君驢、與吾驢至惰者處、君驢亦

必情、故相人但觀其所與、

鴿處籠中、自誇多子、鴉聞、就籠而語曰、君詡多子乎、子多則君之悲慨者將尤深、試觀君子、均已受樊於人、何誇爲、

畏廬曰、吾黃種之自誇、動曰四萬萬人也、然育而莫養、生而不攝、人滿而歲恆歉、疫盛而死相屬、因賠款而罄其蓄、喜揭竿而死於兵、所餘總總之衆、又悉不學、誇多又胡爲者、哀哉哀哉、

羅馬之人、與一怪人友、其人半軀具人形、其下羊耳、二人締盟、以酒灑地、誓生死、一日天寒坐語、其人以手自呵、怪人問之、其人曰、呵暖以禦寒、他日同食、餽氣蒸騰、其人復呵、怪人又問、其人曰、呵冷以祛熱、怪人大怒曰、吾不復信子矣、氣出自一人、而冷暖自變其用、此復可名爲人耶、去之、

古人相傳人種造自太歲星、牛種則造自海皇星、屋宇則太歲星之女
肇其基、三神既奏功、因各爭其能、就質於莫納室之神、神害三神之能、
掩長而詆其短曰、牛角胡爲不置牛目之下、觝時則能視敵而厲矣、又
詆太歲星曰、胡爲內其心、而不懸之外、設外懸其心、則一蓄惡念、人已
覘之、又詆太歲星之女曰、構屋胡爲不加以輪軸、設與比鄰不洽、則可

以改輪而他徙矣、太歲星聞其議左、斥諸質所之外、

畏廬曰、天下變亂黑白者多如此類、故能成一事者、必

先不卹浮言、



巨鷹下自萬峯之巔、攫羔而上、鴉見而羨之、思與鷹
競攫肉、飛鳴於牧場、得殺羊而爪其背、爪爲羊毛所
糾、力掙不能脫、牧者就而捕之、反翦其翼、歸以授其

子、子問牧人曰、此何鳥耶、牧人曰、殆鴉也、彼其自況、則鷹耳、

畏廬曰、行事宜自量其力、

鷹與狐友、謀同居、鷹巢於巨木之柯、狐卽穴其下、誓相安、無何、狐外出取食、留雛其穴、鷹飢、撲殺乳狐、以哺其子、狐歸大悲、旣悲其子、又悲其不能復仇也、思所以報之、一日、鷹飛經廟門、衆方炙肉祠神、鷹疾下攫肉、炭火膠肉上、歸巢、巢焚、鷹雛悉墜、狐徑前食之都盡、

舊籍有言、人生之時、項上必帶二囊、其一小囊也、所納恆他人之過失、其後囊大、貯一身之過失、故人之觀人過也、恆明、燭己愆也、恆闇、囊背也、

牝狗將乳、求地於牧人、以誕子、牧人許之、子生、狗復求漸居其地、哺子、牧人亦許之、迨狗雛長、遂據其地、牧人至則噬之、不令近也、

畏廬曰、今日寄吾門庭而誕子者、子碩且勇、方日噬其主人矣、吾不啗予地者之過、咎夫不求人狗相安之方、而日挑其怒以招其噬也、



鹿苦暑、就飲於池、見水中之影、角搓捩而巨、自悅其偉貌、復念角巨而蹠乃纖、因大不平、方鬱伊間、獅至、鹿大奔絕疾、然馳於平原、則鹿疾而獅鈍、迨入深林、角梗於樹、爲獅所及、始大悟曰、吾乃真愚、且復自欺、吾足善走、吾則鄙之、吾角足以死吾命、吾則悅而稱之、嗟乎、凡物之侈貴於平時者、均其可輕者也、

古籍相傳、天地未判以前、已生百舌、百舌喪其父、不得地以瘞、陳尸五日、越六日、子鳥大悲、葬其父於其腦、至今頂上生毛一簇、人以爲墓樹

云、

蟲栖於牛角、久不去、每飛輒鳴、問牛曰、曷同行乎、牛曰、吾未見若之來、若去、余又安能屑意、故小人恆自貴其身、而有識者未之重也、

羣獸聚於山林、猴起舞、衆悅其中節、處猴以高座、駝見而悅之、思以悅衆、亦起舞、而醜態百出、衆噪逐之、故人欲逾量以媚世者、恆不能得、羣狗飢、聚於河瀕、見中流浮牛革、欲取食之、念河漲莫涉、乃爭飲河、俾河乾取革、於是羣狗皆膨亨而死、

畏廬曰、非義之利、猶革之浮於河也、不舍命以求之、安有死法、

鴉飢欲死、栖於無花果之樹、樹實已落、尙留其一二顆、顧瘠而未熟、鴉留待之、爲狐所覺、箴之曰、而誠自愚、乃望不可必得之物、而救其疲、容可冀耶、



斧示之曰、是若斧乎、其人直前取之曰、良是、神不悅、索還其斧、不更爲其覓舊斧矣。

樵伐樹於河干、墜其斧於水、樵大哭、水神見樵而慰之曰、若何哭爲、樵告以喪斧、行且無以自贍、神入水取金斧與之、曰、是若所墜者耶、樵曰、非是、神復入、出銀斧曰、是乎、樵曰、否、第三入、始出樵舊斧、樵得斧大悅、神樂其愿、遂並賜以金銀之斧、樵歸告其親屬、其輩中一人欲踵其迹、冀得如前樵、遂故往擲其斧、神復見於水上、察其喪斧也、亦立授以金

畏廬曰、此與西陽雜俎中、所載築糠三版事正同、實則秉至誠者、無往不得人憐也、

圃者樹蘋果而不實、蟲雀飛集其上、圃者莫利、謀去其樹、出巨斧斫樹根、草蟲與雀求庇於圃者、俾勿伐、且請以歌自贖、圃者勿聽、斧下且急、根垂拔矣、見羣蠶穴於樹心、實蜜滿中、圃者舍斧不忍復伐、嗟夫、人惟有利於己、始爲之動、彼善歌胡爲者、

兩兵同出、遇暴客於路、其一驟奔、其一出械與鬪、賊斃、先奔之兵見賊斃、復返、出刃脫衣曰、孰劫吾友、吾將與格、且追殺之、彼橫暴吾友、吾必不能赦、鬪賊者曰、君語足以張吾氣、然吾信君言已足自雄、君今且匣而刃、御而衣、緘而口、得人足以受君之謊者、然後出之、方君極奔之時、吾已大悟君之神勇、不足令人信矣、

畏廬曰、臨難惜命自顧、此不足責也、賊既斃、乃慷慨示義、則誠可醜、吾謂其人尙知義之可冒、其心亦未必忘義者、若夫賣友之人、落井下石、猶自矜其智、心術又在此種人之下、

牧者驅羊於林薄、見巨橡大逾常樹、其實纍纍然、牧者委衣登樹、而搖落其子、羊食橡子、且嚙牧者之衣盡碎、牧者大怒曰、是物寡恩、爾身之毳、人且衣汝、吾以恩食汝、汝反碎吾衣、

蚤囁人足、其人呼天神爲之驅蚤、已而蚤復至、其人且號且咎神曰、蚤微物耳、神不吾佑、設吾遇大仇者、神又將如何、

狐與獅約誓爲主僕、各執其事、狐主謀、獅主殺、狐一日語獅曰、是處有獸、足供晨餐、獅果獲而獨享之、狐曰、嗣後吾不復爾告矣、他日游牧場中、而獵犬大至、狐遂斃於犬吻、

飢狼四出偵食、行經人家、聞其母語子曰、若勿動、若動者、吾將擲之門外、飼狼矣、狼悅、伺門外、竟日、不得、迨夜、復聞其母撫其子曰、若甯貼而睡者、彼狼來、吾將烹之、狼太窘、歸、其牝調之曰、爾何竟日不食、狼咤曰、吾惟過聽彼婦之言、所以終日飢耳、

畏廬曰、贖貨之人、恆爲人愚、愚之者、不必有心、而贖貨者處處若皆有利寶焉、殫精疲神、卒無所得、是能咎人耶、當自咎耳、

牝雞見蛇卵、取而伏之、垂出矣、燕語雞曰、愚哉、爾乃爲蛇伏乎、彼雛出、將害人、尤必先及汝矣、

畏廬曰、卵翼小人、決爲反噬、

松躡立園中、見玫瑰花盛開、松喟然曰、爾姿色至媚、神馨之、人悅之、吾甚妬汝也、玫瑰謝曰、公毋然、吾英雖繁、卽無攀摘之禍、亦將萎謝、詎得

如公淺寒而蒼、仙壽千紀耶。

畏廬曰、吾人當自求壽世之學、

行人徂暑、休於槐陰、坐而相語曰、此樹匪果、留之何益於人、槐曰、爾方翳吾陰、胡言無益、天下固有受人之庇、而反噬者、

畏廬曰、患難之心斂、斂則不生惡念、休逸之心恣、恣則多幻想歧思、翳槐之人、非有仇於槐也、奔陰而樂、患暑之心已息、思因而歧焉、遂有咎槐之語、故處安樂而不忘憂患者、惟君子能之、於常人何責焉、

驢乞食於馬、馬曰、吾得餘者、必以授子、使子能以夜來、吾將以包穀食子、驢曰、吾晝不能乞君餘食、而夜來反得盛享、殆愚我耳、
鴉坐於羊背、羊甚弗欲、曰、苟易吾背爲狗背者、見噬矣、鴉曰、吾易柔者而禮健者、禮健易柔、吾命所以得存者此耳、

畏廬曰、曲盡小人情態、

狐出入樊籬之隙、爲老棘所刺、怒而數之、棘曰、爾惟無司視之官、乃受吾刺、且善刺吾性也、孰使爾近我者、何數爲、

畏廬曰、小人之不可近、小人亦自知之、故人受欺於小人、而小人都無悔過之事者、正以自處於不藥之地、日售其害人の方、得人而甘之、方自侈其作用也、是又安能動之以天良、爭之以公理、

驢賀馬之常得食、且任人輕於任物、羨不已、一日軍行、甲士執兵登騎、馬遂歿於戰場、驢慙然悔其前賀之誤也、

畏廬曰、前者之賀、惡勞也、後者之悔、貪生也、吾中國之民、惟有惡勞之心、故財政絀於西人、有貪生之心、故兵政亦絀於西人、

獅愬於天帝曰、臣多力而文其外、且爪牙鋒銳、當者盡靡、分足以王百

嘗然日身如長聞雞聲輒怯何也帝曰余錫爾多藝乃僅不得志於一雞亦來慙乎獅聞自憾其怯欲圖死且思且行遇象於道語良久見象屢動其耳怪問之象曰飛蟲鑽吾耳見之乎彼蟲一入吾耳吾命立盡獅曰君巨物尙畏飛蟲然則吾之畏雞足以自恕矣

畏廬曰周孝侯獅也而司馬彤則雞耳岳武穆象也而秦檜則蟲耳馬秦之志得而周岳竟摧挫以死千古英雄之屈於小人不止周岳二氏也物理之不可測祇能姑委之天意耳

犬性嗜雞子見糲房以爲卵也吞之已而胃痛咤曰吾乃自誤吾始以爲圓者皆卵類也而忤吾胃如此然則遇物不審其實未有不觸險者矣

畏廬曰擇交如擇食也不擇而食足忤吾胃不擇而交足敗吾名

二騾重載行遠、其一囊金錠於背、其一糗糒也、載金之騾上道、揚鬣聳耳、鈴聲瑯瑯、意得甚、載糒者其行款款、意則閒暇、已而伏盜起於林莽、與騾人鬪、刃及載金之騾、奪金而去、載糒者不之及、創騾大哭、載糒者曰、吾向不見重於人、故亦不及於難、

畏廬曰、處亂世之名士、當師載糒之騾、

狼逐羊、羊趨入廟、狼畏人弗敢入、呼羊出曰、不行、且烹爾以祠神、羊曰、吾身祠神甘爾、烏能膏狼吻、

羅鳥者得鶉、鶉哀曰、苟舍我、必引他鶉入羅、以報主人、羅鳥者曰、此吾之必殺爾也、爾賣友求生、罪安可逭、

人愛臥、苦蚤、卒撲得之、曰、爾噉吾血、令褫吾衣、蚤曰、吾之苦君也、癢耳、罪胡及死、人曰、勿辯、爾死必矣、凡物之能禍人者、在律均當死、

富室與治革者毗、惡其臭、令徙、革人遷延弗徙、久之富人漸與臭習、亦不令徙也、



獅野行而踐棘刺、絕痛、乃求出刺於牧人、牧人果爲出之、已、牧人以冤獄論死、讞官令投之獅穴、俾食之、適遇前獅、與牧人轉暱、讞官見之、遂赦牧人、蛇穴於匠氏之室、四嗅匠氏之械、既而乞食於鏹、鏹曰、誤矣、吾之爲用、但磨屑堅物而碎落之、何從得脆物飼汝、

畏廬曰、乞貸於艱難成業之家、必無分文之得、

駝見牡牛森其角、妬之、思亦得角以矜衆、籲之天帝、帝不悅曰、爾軀幹既偉、而又多力、胡需角、遂命於駝授生時、不予角、且小其耳、

豹入陷、牧者見之、或投以石、或投以杖、或有私予以食者、迨夜牧歸、以爲豹死矣、豹於陷中得食、氣力遂增、躍出、他日徑造牧所、食牧者之羊、並殺其就陷投石者、於是與豹食者咸懼、請盡以羊羣歸豹、豹曰、勿爾、誰恩我者、誰仇我者、我均能辨之、君食我者、何懼、

畏廬曰、拯兇人者、或私收其報、然一路哭矣、闖獻之縱橫、竟覆明社、均主撫者養成之也、故處兇人、宜殺之務盡、

鷹苦思而栖於大樹之上、一雌鷓與同坐、問曰、君何思之深、鷹曰、吾欲得偶、而難其配、鷓曰、曷偶我、我之力猛於君也、鷹曰、汝焉覓食、鷓曰、吾力能撲駝鳥而死之、鷹心動、聘之、既成婚、鷹促之取駝鳥、鷓諾而高飛、

既歸、乃出死鼠、鷹曰、君嚮許我者、僅此矣、鷓曰、吾嚮思從君、故詡其不能者爲能、

畏廬曰、小人進身、不自詡其才、安能動人之聽、尸人之祿、

鷹見執於人、翦其羽毛、而侶之雞、鷺之羣、鷹大戚、尋有人取而飼之、鷹羽既修、遂颺、他日搏野兔、酬飼者、狐諫曰、是當先報翦君羽毛者、平其機心、後乃不復執君矣、

畏廬曰、韓信報漂母、而不仇淮陰之少年、恩仇得其正矣、若此狐之言、以德報怨、是過正之語、又焉可憑、天下有機心者、終其身皆機也、區區一酬、謂能平耶、吾恐得酬之後、其機轉深、且用機而獲酬、人孰不樂爲之者、

國王臨御久、僅有一儲、而王甚好武、一夜夢人語、王嗣將爲獅、有王恐其兆之應、遂營別宮、禁其儲嗣、圖四壁爲禽獸狀、中有一獅、王子見

之、詈曰、吾君惟夢汝、故以離宮囚我、如處子焉、今將不赦汝矣、以棘條
答壁獅、棘誤刺其指、絕痛、因而病熱死、彼王子也、能守困而不圖脫者、
或能免乎、

畏廬曰、信妖祥者、必死於妖祥、非天下果有妖祥之事、由乎既信、則必備之、
且多方拘矯以備之、不堪其拘、不堪其矯、則疾癘生焉、反闕焉、以爲妖祥之
果驗、復盛飾其影響者、以實之、西國未文明以前、猶復不免、矧在守舊者、

牝貓忽思近人、愛一年少、乃請於太白之星、幻爲女郎、星精許之、牝貓
既化爲人、與年少同居、太白之星、念貓質既變、而心或不變、復幻一鼠
試之、貓女躍起逐鼠、星精怒、令復爲貓、

畏廬曰、嗜食者見酒肉必涎、嗜博者遇樗蒲必弄、手口既與物習、中心若促
之而發者、故矯飾之小人、不必再試、而醜態當立見、

鷹與螻蛄爲仇，互毀其巢。鷹怒，盡啄殺螻蛄子。螻蛄潛尾鷹，直至於天。帝之居，帝命鷹巢於上帝之帶下。於是育卵，帝衣，螻蛄鳴帝前。帝起撲螻蛄，鷹卵亦墜落無完，故得罪細人者，終必以術復其仇。

牝羊籲天求髡，帝許之。殺羊怒，復帝曰：「彼牝爾，何髡爲？」帝曰：「此虛錫耳，彼雖髡，而勇力安能過汝，故人之實不及我者，雖外有其表，無害也。」

蠅集於鬚者之頭，鬚者猛擊其首，不能死。蠅笑曰：「爾謀死我，乃反傷其首。」鬚者曰：「吾頭不仇我也，汝么蟲以噉人爲職，吾死汝決矣，雖受重創，豈吾所恤。」

畏廬曰：天下有小憤甚於大仇者，由窮人以莫報之術，激人以不勝之怒，雖戕身無惜，實則毋須憤也。竊發陰掠之盜，當閒暇以應之，卽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也。處難治之小人亦然，一經動火，必累無辜，不可不慎。

人碎舟於海，爲浪所湧，臥於岸次。既醒，面海詈曰：爾故爲平行以誘人，既渡則舉舟而盡覆之。言次，海神幻爲婦人告曰：爾勿仇我，當仇風，余性平謚，猶之大陸，彼風不我甯也。

貴人以巨資爲大劇場，入觀者不受值，且列榜衢術之上，謂能以新劇進者，當予以厚賞。一人自承能爲奇劇，貴人命之登場。邦人聞有國工大集，其人孑身而上，衆譙皆息，萬目羣注。其人但以首俯胸爲豚嗥，觀者以爲必納豚於衣底，爭褫而觀之，竟無有。於是衆人咸神其口技，有村人在座，忽欲自炫其術，與國工競。明日觀者益衆，蓋爲國工來，亦欲指村人之醜而斥之。時國工與村人同出，國工先爲豚嗥，次及村人，村人變小豬於胸，私搯豬耳令鳴，觀者終以國工爲善，譁斥村人弗肖，而逐之。村人勢窮，竟自出其豚，示衆曰：吾鳴乃真豬耳，爾輩識力乃以僞

爲真、轉以真爲僞、

畏廬曰、旣名曰劇、宗旨固以極僞爲真、國工之爲豚嗶而善、此僞之極、卽真之極也、若懷豬而來、豬固真者、而懷之以愚人、則大僞矣、天下精神心思好尙所向之地、卽爲此地之公例、反其例者、雖自承爲真、而人亦必以僞斥之、故村人之豬、真豬也、而入觀劇之耳目、轉成爲僞、正以劇場之公例、事事主僞、而不主真、果以真來、亦必不以真許之、故欲通中西之情、亦必先解歐西之公例、而後交涉始不至於鈞棘、矧今日之勢、全球均入於公法、而吾華獨否、人安有不羣噪以攻我、聯盟以排我者、余謂欲變法、先變例、例合則中西水乳矣、此救亡之道也、若摘爲不經之談、與儒術叛、則余不敢置喙矣、

獵者獲兔、肩而歸、遇騎者於路、將取之、故與論價、獵者授兔、騎者飛馳而逝、獵者逐之、意其必及、而騎馳絕迅、獵者號曰、君遲我行、吾饋君兔

也。

畏廬曰、人到窘迫時、往往出劣語、

青果之樹、調無花果之樹、自以青果竟年青、而無花果遇秋則葉變、已而大雪、青果葉多、雪集而葉落、無花果樹餘空枝焉、雪觸卽墜、雪霽而無花果之樹仍無恙、

畏廬曰、安分者少禍、

日精忽欲得偶、田蛙聞而大鳴、天帝怪之、蛙曰、日鰥不婚、已足以枯泥澤之水、今澗矣、若更婚而生子、子日四麗、吾屬無類矣、

畏廬曰、爲政者專尙威烈、足寒無辜者之心、

銅匠飼狗、甚愛之、日以爲伴、方治銅時、狗睡其側、迨食而狗醒、時搖其尾、一日主人佯怒、以鞭示之、曰、爾太惰、方吾治工時、爾睡、當食則來、爾

亦知人生能工作者、方有佳趣耶、

畏廬曰、末一語、足以起中國人之慚、

伊索寓言終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訂正

洋裝
一冊

自 助 論

定價
一元

林 萬 里 改 訂

是書原名西國立志篇。著者為英人斯邁爾斯。日本

振起其國民之志

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

自立自重之心。

養成其儉樸勤苦

耐勞之特性。

力在言出而即下。這

種社會主義。

行。

以。

林先生譯文改訂後尤顯

本書之特色。吾國青

年不可不一讀焉。

五元

Asp's Fables

(A Translation)

COMMERCIAL PRESS, LTD.

丙午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八版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

譯述者

侯官林培紆
侯官嚴培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安慶 長沙 漢口 南昌
蕪湖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一三六七何

